

光 華 文 化

第 三 卷 第 二 期
第 二 月 號

臺灣與近代中國

郭以(一)

釋身(上)

許世瑛(七)

真文藝和假文藝(上)

諸候譯(九)

國內名士印象記(其三)

洪炎秋(一二)

當舖頌

老童生(一五)

臺灣腹話術的偶人戲

呂訴上(一六)

近事雜記(十二)

楊雲萍(一九)

「西遊記」研究

袁平時(二二)

磁(創作)

麥芳嫻(二三)

文化動態。本會日記。續後記。

臺 灣 文 化 協 進 會 出 版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七 月 一 日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ULTURAL PROGRESS

明証驗化所究研業工省清台 號參六壹第字衛可許處生衛省清台

眼保·氣壯·肺強

強力魚肝油丸



牌人漁

◎榮譽國產！

漁人牌強力魚肝油精丸

內中含有之

維他命A：能促進兒童成長

強肺·壯氣·補精·養眼·改造

體格·扶虛助弱·轉弱為強

維他命D：能保護牙齒·增強骨骼

◎要補給維他命A D之人！

1. 在發育期中之乳幼兒童學生

2. 事務繁忙辦公過勞之人

3. 身體素弱做事易倦之人

4. 胎前產後授乳中之婦人

5. 骨骼脆弱牙齒不全之人

6. 多用視力視力減退夜盲症之人

總批發處

協隆興維他命工廠

高樺市鼓山區延平街三七號

協隆興臺北分行

臺北市長安西路七五號

各大藥房均售

敬希各學校機關團體賜顧採用

榮譽國貨本廠自當克己從廉應命

◎出品：

新鮮牛乳，煉乳，麵粉，工業用皮帶，各式皮件，把緊，皮革，飼料，骨粉，鮮味汁，羽毛，皮箱等等

臺灣畜產公司

公司地址：臺北市開封街懷寧街口

電話二七三〇



臺灣與近代中國

郭 廷 以

(一)

近代中國和以前的中國是不同的，對於「近代」兩字，各人看法不同，有人以為近代中國開始於明末清初，十七世紀這個時候，另一種看法則自第十九世紀中期說起，即近百年的事，兩種說法，都有理由，但是即令斷自道光年間，即十九世紀，而十七世紀以來的史事仍不能忽略，這樣才能瞭解近代中國的歷史背景。

臺灣與中國發生密切關係，成爲一體。恰即包括在此一時期，認識臺灣歷史即可認識近代中國，認識近代中國，必須認識臺灣，從臺灣的地位可知中國的地位，而中國之盛衰禍福必直接影響臺灣之盛衰禍福，彼此實息息相關。

近代中國之不同於過去的中國，當時的政治家李鴻章學者嚴復，辭編成均有正確的認識，他們認爲這個時期的中國是一個大變局，爲秦以來所未有的變局，因爲我們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學術思想，物質的，精神的，有形的，無形的無一不變，我們整個的民族生活方式發生了變化，這段歷史極其錯綜複雜，但亦有其主流及線索可尋，其一爲近代中國的國際關係，所謂國際關係，普通僅指外交方面，其實不然，廣義的看法尚應包括文化，風尚，思想，學術諸方面，另一主流爲民族的革命運動，這種運動開始於滿清入關，直至今日仍在不停的進行，第三個主流則爲中國的近代化運動或建國運動，亦即國家民族的求生存運動，要令民族的生活方式能夠適應時代，這三大主流均與臺灣有重大的密切的關係。

(二)

首論中國的民族革命，明太祖驅逐胡元，恢復漢族治權，實以民族革命相號召。故明代中國人的民族意識最爲濃厚，但有明三百年，幾無日不受外族的威脅，終又見滅於東北的滿族，清兵入關以後，異族二次統治了中國，隨而俱來的是民族精神的高漲蓬勃，明末抗敵的恢復事業，極其壯烈，而歷時最久，聲勢特大者則爲以閩南臺灣爲根據之國姓爺鄭成功父子。當時隨鄭成功來臺的多爲福建廣東兩省的志士，閩粵兩地人的先世，大都爲南北朝及南宋晚明時期不甘受異族統治壓迫，才自中原南遷，此時鄭成功又力事招徠，起池館以待，國姓爺所領導的恢復運動雖然沒有達到目的，賈志以歿，臨終尙說「何面目以見先帝於地下」，但他在臺却尊立了民族革命運動的根據地，表現出民族不屈的精神。所以談到民族革命，必須提及鄭成功。

清兵入關，漢人的正式有形政治組織雖不存在，而民族革命運動反益發高漲，愈來愈盛，康熙以後，臺灣有所謂五年一大反，三年一小反，所謂反者，反滿清，反異族，這在統治者看來，自然是「反叛」，而實際則是民族革命的別名，這種革命常數年一起，或一年數起，藍鼎元謂，「臺民喜亂，如蛾撲燈」，又謂「臺民不馴特甚」，論其原因，則頗爲複雜，第一是地理上的關係，臺灣孤懸海外，山大谷深，成則易行割據，敗則便於逃避。第二是臺人習見兵戎，不畏軍事，且有視爲青雲捷徑者，第三，政治不良「官斯士者，有傳舍之意，隔膜之視，」孳孳以爲利藪，第四清

初沿海遷界，人民迫而東渡，仇怨清吏尤烈，第五亦為最大的原因，即臺灣為漢人反抗異族之最後根據地，亦可謂民族革命之大本營，明亡以後，一般不願種顏事敵有氣節的志士。協助鄭成功，反抗異族，立志不屈，同安人陳永華及其妻洪氏可為代表，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中所一再提及的最早的革命團體天地會，就和陳永華有着深切的關係，關於天地會或三合會，雖有許多神話式的傳說，而「反清復明」確係它的唯一目的與主義，據云此會成立於康熙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一六七四年八月廿六日）以陳近南為香主，萬雲龍為大哥，天為父，地為母。這個團體的創始人大概就是陳永華。在鄭成功舉兵抗清之時，與「諸同盟，以萬人合心，以萬為姓。」所以成功的部將如郭義，蔡祿，張禮等亦作，萬義，萬祿，萬禮。天地會的「大哥」就叫作萬雲龍，天地會早年傳說亦均與福建省有關。康熙十三年大約是該會正式成立的一年，香主陳近南或者就是陳永華，史稱具「淵沖靜穆」，「有識力」。所以天地會在臺灣的基礎最厚，由此以及於福建，廣東，廣西，湖南，江西，浙江，貴州，雲南這些省區。清軍雖然消滅了鄭家的政權，而消滅不了天地會的力量。康熙平臺之後到光緒年間，臺灣的反清暴動和民族革命的義舉接連不斷的前仆後繼，不下數十次之多，最著名者如吳球（康熙三十五年），朱一貴杜君英（康熙五十年），黃敦（乾隆三十三年），林爽文（乾隆五十一年），張丙（道光十二年），戴朝春（同治二年）。勢及中國本部十八省，建都金陵十二年的太平天國革命領袖洪秀全，雖然不是天地會的人物，但他却抄襲天地會的組織，創立了上帝會，天地會的份子加入太平軍的固不在少數，獨立活動的更指不勝屈，在道光末年他們首在兩粵發動，作太平軍的先鋒和外衛，咸豐年間，廣西幾全在其控制下，廣州省城亦被圍經年，上海，漳州，廈門均會為其佔有。太平軍失敗了，上帝會亦不復存在，而天地會則依然有其潛在力量。國父孫先生的早期革命的基礎實建立於海外華僑與國內會黨之上，會黨就是天地會，而海外的華僑亦大多與天地會有關。國父的十次革命，天地會會員幾無不從。辛亥光復各省的主要領袖亦有不少是天地會會員。就是在最近十幾年來的抗日戰爭，亦有其貢獻。這就可見天地會在近代中國民族革命史上的地位，追本還源，又可知臺灣在近代民族革命史上的地位。

命史上的地位。

(三)

其次我們從國際關係來看。臺灣的歷史，一開始就是國際關係史。中日，荷，西在臺灣展開了鬭爭。公元一六〇四年（萬曆三十二年）荷蘭人來到閩海，中國為了主權國防把他們逐出澎湖，但臺灣卒為所掠有，數犯福建大陸，明人會想再迫令去臺，未能實現。到了鄭成功時代，終於達成這個目的。鄭成功的收取臺灣具有兩大意義，一是替中國民族開拓了一個反抗異族的根據地，一是驅走異族光復我們的故土。以後荷蘭和滿清為對抗共同敵人結為一體，立於一條戰線，而英國亦以在中國大陸的口岸通商不利，就來臺灣嘗試，和鄭經成立了友好關係，在早期遠東國際關係上，嚴然形成兩個壁壘。

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始於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二年（道光十九至二十二年）中英鴉片之戰。在中國歷史上，其意義殊為重大，並且直接涉及及到臺灣，一八四一年九月，英國兵船在某隆觸礁擱淺，船上的一百多名印度人全部被俘。十月另一英船會來索俘滋擾。次年三月英國商船在大安港擱淺，十八名英人和三十名印人又復被擄，這時中英大軍正在浙東作戰，朝廷戰意方濃，上諭命將英印俘虜除頭目九人外，全部正法。南京條約成立。英國提出嚴重抗議，最後以懲處臺灣軍政當局結束。殺俘雖為公法所許，而當時中國並不明斯義，當各地屢戰屢敗之時，臺灣有此收穫，總算大快人心，吐一口氣。

十九世紀的前期和中期，因為臺灣馳名的寶藏，與其在海上重要的地位，大略西人的覬覦，英人既屢次擬議佔領，駐華和駐日的美國公使以及海軍提督柏理（Perry）進而建議他們的政府據為己有。一八五八年（咸豐八年）因英法聯軍所引起天津條約遂規定將臺灣開港通商，首見諸美俄條約，繼見之於英法條約，於是臺灣正式進入了國際會社。

中日問題是中國近代國際關係史上第二件大事，其對中國影響之大，甚於中英之役。中日問題以臺灣開始，也以臺灣結束。日本處心積慮，由來已久。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借口琉球難民被害，竟出兵侵臺，直

是有意向中國尋戰。中國政府大為震動，沈葆楨以欽差大臣的資格，奉命渡臺，負責對日的軍事外交。沈氏係中興名臣之一，時任福州船政大臣，有膽有識。李鴻章亦全力為助，調派駐紮江蘇的精銳的淮軍（劉銘傳舊部銘軍唐定奎部）越海增防，召大將會同李鴻章、楊岳斌等進京候用，足徵政府對臺灣的重視。雙方劍拔弩張，戰事大有一觸即發之勢。結果中國雖係以金錢償款換取了和平解決，然因此引起當局對於海防的注意。中國之決定編練新式海軍，即始於此時，深知無海防即不易保衛臺灣。

中法越南事起，閩臺防務重要。臺灣經過沈葆楨的經營，已有相當規模，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先派湘軍水師大帥楊岳斌在閩籌劃，繼派淮軍名將劉銘傳督辦臺防，劉為李鴻章部下大將，最富於戰鬪經驗與新智識。法國軍艦雖在福州打了勝仗，而進犯臺灣則並不十分得手，因為遇到了動敵劉將軍。基隆雖為所陷，淡水則未能攻下，這位橫行閩海的法國海軍提督孤拔（Corahet）於無可如何之下，宣布封鎖臺灣。政府深恐臺灣有失，增調南北洋兵輪及砲軍往援，楊岳斌親自冒險衝鋒，左宗棠駐閩綜理軍務，合湘淮水陸大軍全力保臺。翌年三月孤拔佔領澎湖，阻斷臺灣與大陸的交通，情勢益急，這時廣西方面的中國陸軍在馮子材統帥之下接連在鎮南關及諒山一帶打了幾個勝仗，雲南方面岑毓英的部隊亦積極進兵，局面頗為好轉。照常理看來，我們應當乘機收回越南萬無接收法國條件之理，然而中法和了，越南失了。當時和後來的人士深責身負軍事外交之責的李鴻章，罵他誤國。李鴻章並不糊塗，他何以要和？何以不力爭越南？朝廷何以肯聽從他的主張？其中原因頗為複雜，如中日朝鮮問題的緊急，顧慮法國海軍北犯，而最大的原因則為臺灣之遭封鎖，澎湖之被佔領，深恐日久援斷餉絕，一失難收。早日議和即可保有臺灣，這可說是中國寧只失越南，不肯失臺灣。戰事結束後五個月，政府一方將臺灣改省，一方正式成立海軍衙門，積極經營。此後六年為中國海軍的極盛時代，亦為臺灣最有生氣的時代。（詳後）

甲午朝鮮戰事發生，政府恐日軍再來侵擾，除原駐臺灣的淮軍練軍外，並加調閩粵軍隊前來。負責政責任的唐景崧劉永福均為會勇與越南戰事的愛國志士，民族英雄丘逢甲等亦均全力相助。在東北戰局吃緊之時，且

會計劃從臺灣出兵直搗日本本土。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三月日軍攻佔澎湖，戰事波及臺灣，時中日雙方已在馬關開始和平談判，日本堅持臺灣澎湖不在休戰範圍之內，想一舉佔併，以達成其南進野心。跟着日方提出割讓奉天南部，與臺灣全部及澎湖等苛刻要求，奉天為滿清皇室龍興之地，遼南又為京師門戶，自然不願輕易放棄，而對於臺灣的割讓，各方尤為反對。當時實際的宰相軍機大臣翁同龢既力持不可，光緒皇帝謂「臺灣則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爲天下主」？全權大臣李鴻章亦云割臺斷難應允。而日方堅執不讓，在無可如何之時，李氏答應割澎湖，朝廷答應割臺南，日本均不接受。有人說中國之力爭臺灣，放鬆遼南，是因為李鴻章與俄國事先已有諒解，決不讓日本佔據遼東半島，將來我們仍可收回，所以他不力爭。這個說法實不足信，日後俄國聯合法德對遼南問題向日本提出干涉，李事先並無所知。

馬關和約訂立，臺地終於割讓，臺灣紳民及巡撫唐景崧與兩江總督張之洞仍力謀挽救，想在國際關係中打出一條生路，他們曾和英國接洽，不得要領，因為英國態度已經轉變，正想見好日本。又和法國相商，對法國的希望似乎最切，朝廷也命李鴻章設法。法國一度雖有相助之意，終未肯挺身而出。因為當時法國在遠東是追隨俄國的步趨，俄國雖領導干涉遼東，但無意過問臺事，只要日本不伸足中國大陸，不妨讓她南下，使其進而與英國衝突，這是國際間的微妙關係。

各方面的希望和努力既均成泡影，臺民決心自救，在丘逢甲等劉永福唐景崧陳李同等領導之下，建立起來遠東的第一個民主國。他們獨力抗日，艱苦支持，竟達五個月之久，這又可見臺灣人民的民族情緒與不屈精神。劉永福隸天地會，他所繼承的可說仍舊是鄭成功的精神。此後日人統治了五十一年，臺胞的民族革命運動仍繼續不斷，再接再厲，不下四十餘次。其情況一如康熙以後的反滿運動。

(四)

最後我們再從中國近代化或自強建國史上來看臺灣的地位。漢人的大規模向臺灣拓殖，是明朝晚期的事，鄭芝龍的徙移流民，鄭成功的寓其於

農，陳永華的獎勵開墾，樹立了我們中華民族在臺灣的不拔之基。清平臺後，採取消極的封禁政策，不許人民攜眷入臺，而潛渡者仍絡繹不絕，迨康熙末年，幾已分布全島。當時有遠識的藍鼎元曾云「曩者臺地祇府治百餘里，鳳山諸屬（嘉義）皆毒惡瘴地，令其邑者不敢至。今則南盡琅嶼，北窮淡水雞籠以上，千五百里，人民趨若鶩矣。曩者大山之麓，野番嗜殺，人莫能進，今則群入深山，雜耕番地，甚者僑備內山。臺灣山後哈仔難崇文，卑南寬等社，亦有漢人至其地與之貿易。生聚日繁，漸廓漸遠，雖厲禁不能止也。」又云「初設郡縣，管轄不過百餘里，距今未四十年，而開墾流移之衆，延袤二千餘里，糖穀之利甲天下，過此再四五十年，連內山山後，野番不到之境，皆將爲良田美宅，萬萬不可遏抑。……曩者諸羅令周鍾宣（在任期爲一七一四—一七一九年）有清革流民以大甲溪爲界之請，鳳山令宋永清（在任期爲一七〇四—一七二二年）有議築琅嶼之請，今北至淡水雞籠，南至沙馬磯頭，皆欣然樂郡，爭趨若鶩，雖欲限之，惡得而限之。」這是一六八四至一七二二年（康熙二十三年至六十一年）間的拓殖情況。此後繼續不斷，到十九世紀中期，誠如藍鼎元所說，內山山後，幾均成「良田美宅。」我們要知道這種成就均係人民冒禁令危險的收穫，並未得到政府任何的助力，反遭受當局的多方阻難。此足證中華民族力量的偉大，意志的堅強。

同治光緒年間，列強對臺灣既有企圖，日軍來侵又予中國以深刻刺激，政府的政策轉變了，積極建設近代化——的時期開始了。功績最大的，當推沈文肅公葆楨（一八二〇—一八七九）和劉壯肅公銘傳（一八三六—一八九五），從旁予以協助支持的則爲李文忠公鴻章（一八二三—一九〇一）。沈公爲福建人，過去曾作過江西巡撫和船政大臣，主持船政時代（一八六六—一八七五）的成就尤多，中國第一次派遣學生到英法學習輪船駕駛製造的也是他的主張，對於介紹西學貢獻最大的名翻譯家嚴復和現尚健在的海軍宿將薩鎮冰先生，均係其中的學生。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臺事發生，奉命東渡，首請購置鐵甲艦與水雷，設福州廈門陸路電線及廈門臺灣間海底電線，中國大治海軍，沈實首倡。到臺之後，築西式砲臺（安平旗後東港媽公），修城垣，開道路，列軍屯，練營勇，備器械，興

利開墾。幾個月的時間（六月到十二月）已經頗著成效。李鴻章對於他的措施大加欽佩，致書稱贊，謂「臺灣百產菁英，什倍內地，我在彼開此風氣（指開墾），善爲始基，其功逾於掃蕩倭奴十萬矣。」此後沈公接連提出他的治臺方略，如開山撫番，增設府縣，移福建巡撫分駐臺北，取消耕墾舊禁，獎勵移民，於廈門汕頭香港設招墾局，購置機器開採煤礦，並有設立臺灣公司，准中外入股之計劃。同時他又請將明朝遺臣朱（鄭）成功賜諡建祠（即現在臺南的延平王祠），而配祀和他共赴國難的同志陳永華等百十四人以順輿情，意在心理上予臺人以安慰，清廷均予報可，這可說是精神上鄭成功征服了滿清。

明年（光緒元年）沈公調升兩江總督，此時丁日昌任福建巡撫，負起對臺灣的事務。他是廣東人，亦是一位最認識時代，深通外情，而有洞識與抱負的一位政治家兼外交家，和李鴻章十分相得。此時閩撫半年駐省（福州）半年駐臺，丁日昌認爲臺灣事事創始，斷非僅駐半年即能辦有頭緒，他建議先派重臣大員督辦數年，俟有成效再議督撫分駐之局（閩浙總督駐福州福建巡撫駐臺灣）。不久他又提出礦務，墾務，鐵路，電線，鐵甲船，水雷軍等建議，朝廷一一同意，臺事一切歸其經理。李鴻章勸他先專致力於路電礦墾，適英人所修的滬滬鐵路因當地人民反對，收回拆除，丁日昌即請將該路材料移修臺北至臺南鐵路。可惜不久他因病去職，借款未成，加之西北多事，晉豫大飢，政府無力顧及，不克全部實現他的臺灣近代化的宏圖。

沈丁兩公的經營大計，到了劉公銘傳時代，總算完成了不少，後來居上，他的成就偉業，實邁越沈丁了。劉爲安徽人，咸同年間比較上與西人接觸最多，認識歐化最深，而又最能接受歐美之長，知道中國應當興學之所存在的自然是李鴻章，而李的都下則首推劉銘傳（劉的識見魄力在某一方面實駕乎李上）。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他統帶淮軍中的銘軍隨同李氏到上海，和英法軍及英美人所訓練的常勝軍並肩對太平軍作戰，這樣就給他不少教訓。中國的軍隊首先練洋操，用洋槍的李氏的淮軍，而淮軍中以劉銘傳所部洋教習（外國軍事顧問或教官）和洋槍（新式裝備）爲最多，所以戰鬪力亦最強。清史本傳謂「其用械器悉改泰西式，戰髮賊（太平軍）

鐵檢匪，卒以此收功。」他不僅於軍事方面能取西洋之長，對於中國的全局他亦有過人之見，同治年間他即認為「非罷科舉，火部案，關西校，拔真才，不出十年，中國將不可問」。尤主張以西法練海軍，開鐵道。近代第一個建議政府建築鐵道的就是他。一八八〇年（光緒六年）中俄伊犁問題緊張，他即請修以北京為中心的南通漢口清江東通盛京，西通甘肅的鐵道，以立自強的基礎。杜外人的覬覦。可惜當時議格不行。

等到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他作了臺灣建省後的第一任巡撫，他想實現他的理想和大志了，他決心創興新政，完成臺灣近代化的工作。他的意思不但是為了保障東南七省，「且將舉一隅之設施，為全國之範焉」，「思以一島基國之富強」。他要把臺灣建設成一個模範省，他想學臺灣一島樹立起整個中國富強的基礎。這真是至可欽服的一種宏願！他是一個空想主義者，他有辦法，有魄力，他親行勘查，通盤籌劃，其基本工作則為安定秩序，整理財政，即撫番與清賦，「匪盜藉番地以出沒，土豪藉防番以斂費，號令不行，賦稅不清，內患不除無以禦外侮」。他的撫番工作，是恩威兼施，使深山幽谷，野居穴處的兇番，均知向化歸仁，四年之間，「南北中三路生番咸獲變奉正朔，嗚呼向化。集番軍於臺北府，被衣，火食，讀書，久遂化為內地人，肌膚語言如一」。在臺北設立番學堂，課以漢文，算術，官語，臺語，起居禮儀，每三天引導他們出游，和漢人晉接，日久他們就「不以異類自疑了」。

所謂清賦，即辦理清丈，改定賦則，「事事草創，全省袤延千餘里，未及兩年，業經竣事，隱匿者揭報，開墾者升科」，田糧盈溢，而民間供賦，反比從前減輕。「田甲糧額，按戶查核，項戶繁車，時僅五載，獲竟全功，歲增銀款，裕國家經久之用」。又創茶，鹽，金，煤，林木，樟腦，琉璃等稅。全臺歲入初僅七十萬兩，後增至三百萬，劉公新事業的興辦，實賴於此。這兩項工作，撫番清賦的完成，當地官紳林朝棟林維源都是他的有力幫手。

他的新政或建設事業，以交通為中心，一為開鑿前後山的東西大道，約數百里，（此種工作在沈葆楨的時代已經大有成就，岑毓英的貢獻亦頗不少）這是與撫番事業並進的，一為興建貫穿南北的鐵路，史謂其「周覽

全臺，謂南臺北相距六百餘里，崇山大澤，縣互上下，卒有敵師截其中，則消息陸絕，乃奏請開辦鐵道，披林闢塗，孔山梁川，安設銷軌而馳火車，而南北通，臺防愈益鞏」。在他離任的時候，基隆，臺北，段已經通車，臺北到新竹一段亦大致完工，中部大安溪大甲溪的鐵橋也在籌建之中。此外創商辦輪，不僅航行中國沿海，而且遠至於新嘉坡，西貢，呂宋，香港。基隆港口的建築已經進行，旗後安平亦在計擬。電線當沈丁時代臺北已經架設，而全島的聯接，及臺北與福州的通線，則為劉所完成。臺北的電燈開始放光了，（一八八八），郵政局成立了，煤務局恢復了，再加以煤油局，伐木局的創辦，水利，蚕桑，茶葉的提倡，醫局病院的設立，可說是應有盡有，新式的西學堂也於（一八八七年）光緒十二年開辦了，聘用西洋人作教習，課程有史地理化測繪算術等門，學生一律公費。他不時親加考察，極力獎勵。這是近代中國最早的學堂教育。

臺灣的安全和整個國家的國防是劉銘傳所念茲在茲的大事，亦為其一切新建設的最大目標。他特別重視海防，臺灣所需要的就是海防，他特別留心日本，中國和臺灣的大患就是日本。李鴻章和他均有此認識，據說有一天他曾登基隆（一說滬尾）砲臺，東望日本，歎嘆曰：「即今不圖，我為彼所矣！」他在臺灣的經劃，即是以國防為中心，日本作對像。沈葆楨時代的砲臺要分別改革或重修，設計的為德國工程師，安置的係西洋大砲，機器局（兵工廠），火藥局，水雷營亦相繼而成。而他的根本大計則為編練一技強大海軍。中法戰事結束之後他曾與閩浙總督楊昌濬向朝廷建議分海軍為三路，北洋設津沽，中洋設吳淞，而以南洋設於臺灣澎湖，兼顧廣東瓊廉。政府以需費太大，結果南洋艦隊仍設滬。一八九〇年（光緒十六年）四的他繼會紀澤的遺缺幫辦海軍衙門事務，極為感荷，對於整個海防滿想有所展布，而戶部主張十年內不再增造艦砲，李鴻章力爭不獲，劉銘傳大為失望，復以招商承辦煤礦，戶部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謂其章程紕謬，請即停辦，交部議處，是年十月奉旨革職留任。因之他不安於位，再三請去，遂行一八九一年五月開缺離臺。臺灣的建設工作，為之頓挫。這是國家的不幸，更是臺灣的不幸！四年之後，臺灣淪亡，這對於愛護臺灣最深，希望臺灣最切的劉壯肅公是何等的刺激，他是如何的痛心！就在這一年冬天他就隨着他艱難締造，心血為瘁的臺灣而去了！

山東巡撫張曜也是一位有心人，他曾參與左宗棠的西北遠征，又係北洋海防的幫辦，在劉銘傳離臺的一年，他擬上「請海疆自効疏」，請「簡擢賢能，授以東巡撫重任，俾臣及時自効，周視沿海七千餘里，與各督撫講求形勢，延攬人才」。未發，聞劉開缺，遂另上「請効力嚴疆疏」，謂「臺灣一隅，孤懸海東，與閩浙粵東有輔車之勢，我朝經營歷數十年，始得平定。既為各省之屏蔽，又為各國所覬覦，況今輪船馳速，防備之難，尤非往昔可比。……臣才識雖極庸愚，惟久歷戎行，粗習師旅，年雖六十，精力未衰，若蒙聖恩簡派，署理臺灣巡撫，臣當殫心區畫，妥慎經營。……山東幅員雖較臺灣為大，而臺灣事任實較山東為難，臣是以披瀝血誠，冒昧上請」。他自願去魯之臺，捨易就難，任事之勇，謀國之誠，洵為可佩。六十高年，尚有這樣雄心壯志，誠所謂「烈士暮年，壯心未已」。不幸他竟於是年八月去世。設天假以年，朝廷遂其所請，劉銘傳的事業或益將發揚光大，決不至於挫隕停頓。

目前臺灣的建設頗具規模，近代化程度甚高，須知這並非完全日人之力，沈葆楨丁日昌劉銘傳實立其始基。就是在日人時代，臺灣的建設亦均為臺胞精力血汗的結晶。

(五)

甲午戰後的五十年，中國歷史愈益轉入悲運，幾不自保，而臺灣的悲運尤千百倍於祖國。祖國遭受日人間接的侵害控制，臺灣則直接遭受日人的侵害控制，然而中國是不屈服的，臺灣亦是不屈服的，抗戰勝利，中國恢復其在世界上應有的地位，臺灣亦恢復了其在中國應有的地位，與對祖國應有的關係，由黑暗回到光明，由悲運轉入佳境，彼此一體，相依為命，禍福相共，榮辱相共。

最後我們不要忘記沈文肅公葆楨的話，大家要時時警惕，特別是負責當局：「臺地向稱饒沃，久為異族所乘，今雖外患暫平（指日軍侵臺），旁人仍耿耿虎視。……臺灣為七省門戶，關係匪輕，欲固地險，在得民心」。

我們更要完成劉壯肅公銘傳的遺志，真正的使臺灣成為「全國之範」，「以一島基國之富強」。(完)

文化動態

省內

△省立師範學院於一月三日舉行書畫展覽會，內容極為豐富，有章炳麟、蔡元培、陳洽、沈尹默、沈兼士、泓一法等名流之家聯，及豐子愷、徐悲鴻、陳樹人等之名畫。

△臺灣學生雜誌社，為募捐蘭陽水害救濟基金起見，特請觀衆劇團自十五日起八日間於省垣中山堂公演「愛」，該劇又名「絃夫人」，係英國名著，由洗群改編的。

△省垣各報業於一月十二日舉行座談會，席上決議設置籌備委員會以資籌設同業公會。

△教部朱部長家驊一月十四日蒞臺巡視全省教育狀況。

△據有關方面統計，全省新聞，雜誌計共八十一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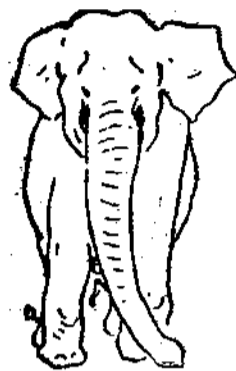
省外

△美國圖書館東方部主任伯朗，及國務院圖書館副主任克拉克布兩氏，擬於日內由美來華，為我培養圖書館人材，並交換中美文化出版物事宜。

△中華教育電影製片廠，於一月十一日，假南京西路青年復學就業輔導委員會禮堂，舉行成立六週年紀念典禮，並放映「臺灣新聞」等教育影片以資娛樂。

△中央文化委員會公佈，施奇寒之「風雲兒」劇本，獲得該會舉辦之獎勵創作優良劇本獎金。

△我國新派詩人，卡之琳，現居於英國牛津，正在以中英兩種文字寫作長編小說。



釋

身

(上)

許世瑛

「身」字說文訓爲「躬也，象人之身」，由這個意思引開去，可以有「親身」、「本身」等義，並且還可以訓爲「我」，爾雅釋詁就有「身我也」一個訓釋。世說新語裡而也有「身躬也」，「身我也」，「親身」，「本身」，等不同意義的各種「身」字的例證，現在把它們分類排列在左面，更容易了解了。先說「身」字作「躬」字解，世說卷五容止篇說：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

「劉伶身長六尺」。

又同卷棲逸篇說：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登曰：

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又卷一德行篇說：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又同卷同篇另一條說：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答曰：非爲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

以上五條裡面的「身」字，都很明顯，作「躬」字解，也就是「身體」的意思。另外卷五賢媛篇有一條：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說。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乃爾？答曰：

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劫胡過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人身亦不惡」的「身」字，究竟作哪一個解釋來得恰當，「躬」字呢？「本身」呢？就要稍費思索了，從謝道韞的答話裡看起來，還是作「本身」解來得好些，好在「本身」也正從「躬」字這一義引申出來的啊！另外世說裡還有兩條「身」字是作「本身」，也就是「自身」解的。

兩條全在卷一言語篇：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

「初笑惑入太微，尋廢海西。簡文登昨，復入太微，帝惡之。時郗超爲中書在直，引起入曰：天命修短，故非所計，政當無復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馬方將外固封疆，內鎮社稷，必無若此之慮，臣爲陛下以百口保之。帝因誦庾仲初詩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聲甚淒厲。郗受假還東，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衡，思患預防，愧疚之深，言何能喻，因泣下流襟」。

這裡的「是身」當連讀，即「本身」，「自身」的意思，孔文學所說的「冀罪止於身」的「身」字，也是指「本身」說的。底下要說由「躬」字義引申作「親身」解了。

世說卷五簡傲篇有一條說：

「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謝公甚器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喚諸將宴會，以說衆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

是勁卒，諸將甚忿恨之。謝公欲深著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

「無不身造」的「身」字，就是「親身」，「親自」的意思，「身親」，「本身」這兩個意思，都是從「躬」字一義直接轉出來的，古書裡「躬」字作「親身」解的尤其多。

「身」字從「躬」字一義，引申出來的意思，除了上面所說的「本身」，「親身」以外，還可以讓「身」字和「後」字連起來，成爲「身後」一詞，作「死後」解，又可以在「身」字的上面，加一個「終」字，成爲「終身」一詞，作「一輩子」解。世說裡也有例證可尋，卷五任誕篇就有兩條，第一條是：

「張季鷹（翰）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不爲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這「身後名」正是指死後的名譽說的。另一條是：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爲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獨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後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廝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恆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爲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

這裡「單身」的「身」也還是從「身躬也」一義來的，單身就是「光身」，「獨一個」的意思。「終其身」也就是「一輩子」，「到死爲止」的意思。

上面所說的這些「身」字，無論它作「躬」字解也好，或作「本身」，「親身」等引申義解也好，都是現在依然通用着。我們看了，讀了，並不顯着奇怪，難懂的味兒來。獨有「身」字作「我」字的代替詞，這一個用法，現在已經沒有人這樣用了，覺得生疏些，實在有詳細討論它的必要。先看世說裡就有好幾條「身」字是「我」字的代替詞的例子：

卷二文學篇說：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衍）咨疑者，值王昨已語多

，小極，不復相酬答；乃謂客曰：身今少惡，裴逸民（願）亦近在此，君可往問。」

同篇另一條說：

「殿中軍（浩）爲庾公（亮）長史，下都，王丞相（導）爲之集桓公（溫），王長史（濛），王藍田（述），謝鎮西（尚）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麈尾語殿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

同篇又一條說：

「支道林（遁）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王長史（濛）宿構精理，並撰其才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叙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王大慚而退。」

又卷四賞譽篇說：

「王子敬（獻之）語謝公（安），公故蕭灑，謝曰：身不蕭灑，君道身最得，身正自調暢。」

又同卷品藻篇說：

「王孝伯（恭）問謝太傅（安）林公（支遁）何如長史（王濛）？太傅曰：長史詔興。問何如劉尹（炎）？謝曰：噫！劉尹秀。王曰：若如公言，並不如此二人邪？謝云：身意正爾也。」

又同卷規箴篇說：

「元皇帝是建尉張闔在小市居，私作都門，晝閉晚開。羣小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遂至搗登聞鼓，猶不被判。聞賀司空（循）出至破岡，連名詣賀訴。賀曰：身被徵作禮官，不關此事。羣小叩頭曰：若府君復不見治，便無所訴。賀未語，令且去，見張廷尉當爲及之。」



真文藝和假文藝 (上)

法國齋拉·兌·拉措斯·杜蒂埃作

諸 候 譯

△文藝有真偽：真的，生自高貴而偉大的感情；假的，產於偏狹和造作之中。

△越切合於人性的文藝，越有生氣人性，即真摯的意思，真摯，在文學和藝術的見地上，便能超脫一切的成見和習俗，而無仲裁的感情的表現。這也就是真理，真理方能建設起「美」來。

△文藝決不是官僚政客和閒散人所能從事，有生命的作品，首先就需要一個不顧利害得失，不怕艱難工作，而又充實的生活，如其不向真理和美不斷地追求發揚，如其不由意識純熟和工作底結果，誰都不配稱為作家。

△在我們底社會中，倘不是作家，誰該施點教育和指導的影響呢？倘不是作家，誰該首先解除習俗，傳統和成見呢？作家應負起別人所不敢負的責任，勇往直前，甚至臨深履危。

△沒有文學是沒有理想的。在功利主義的組合上，宣佈思想最高權威的是屬於作家底份內事；他有為陳述什麼而說什麼的義務。

△假的文藝作家才以廣告和吹噓的手段分佈他們底作品，在某時期，他們或能迷惑而驚動別人；可至多也不過是剎那間的帝王，時之流會把他

們不容情地淘汰，忘却會把他們無可挽回地抓住，當別個朝生暮死的蜉蝣，被無知的人群擁載着抬頭到地平線上來替代他們的時候。

△檢閱官底剪刀是專為裁去書中最勇敢最正直的頁數而有用的。多少傑作就這樣地被毀傷了；在人類精神界中這是一注大大的損失！

△假的思想家底作品隨時隨地都發出一種惡心的味道，當他們在歌功頌德或故弄娛樂群眾的時候，真是醜態百出。他們自以為趨向「時尚」是深刻化的表現，他們底深刻原是何等表面，正與他們淺薄的思想一般。

△當今做文字工作的人，大多是畸形的醜怪者。他們有如企業家，——為了出賣他們底商品，在購買人卑劣的趣味上極力地估量而換招了。他們底財富和成功全建築在人間底愚昧性上面。

△一切文藝都含着一個省略的結論；一切文藝都有蘊蓄在它自身中的真意；它不依附任何教條，因此，它自有它底目的，它是從中蛻化出來，故本身上就含有教訓的意味。

△願把真摯的作品發印的可有幾個出版家呢？他們對於沒有思想迎合通俗心理的東西，倒是一

律熱心地追求着的。偶或對於一個藝術作品感着興味的時候，這是因為他們在那裡讀出了一部「生意經」的緣故。

△在文字累贅，過分添削，沒有思想缺乏文體的，少生氣和千篇一律的上面，我們可以認識那些假的文藝家了。他們不懂得哪個難題是需要解決的，哪個疑問是需要爭執的，他們對於什麼都喜歡染上一筆。可是什麼都不明瞭。為使群眾對於他們拙劣的著作有所注意及感到興味，為想在現社會中佔個名譽地位，他們便不惜要找機會把自己底相片登載在新聞紙或雜誌上，大言不慚地以某某作家自居了。如缺乏良知良識，想像觀察，以及論理上的根據的，豈更有像這般人之甚嗎？他們所表現的祇是空虛，他們思想上的自負適正等於他們思想上的萎靡。

△騷擾和虛假的名聲對於不能高瞻遠矚的作家便算是成功的信號了。

△作家不該在象牙之塔裡高談哲理，或在天鵝絨上濶論革命就可以為自滿了的；他底思想和行為須一致地聯合起來才行。

△作家底行為應該和他底作品調合一氣。他

底生活就是創作；說話，行動和寫作原是同一件事；思想，行爲和美原屬於同一理想。

△我們時代中的作家在建設和破壞兩方面都有同等的需要，而我却特別勸告他們從事於建設。因爲建設同時就是破壞，建設便是以生來對抗死，以活力來抵制消沉。能自由地創造一首充滿着生氣的愛之詩便足以破壞那些醜惡。

△需要選擇爲藝術或爲政治！這兩者是格不相入的。

△想到我們所寫的並非是徒然的，我們底話並不會掉落在虛空；年青人會蒐集去作爲參考，他們在我們底不安中將默識到他們自己底不安，這便足以鼓舞我們底信念和精力去寫作了。

△作家發見了生命該不該將這發見獨自守着呢？不，他應該給我們一個啓示。

△作品販賣的多寡與作家底才能是毫不相關的，這完全是另一回事。

△天才的藝術家往往生死於貧困和悲慘之中，而庸才却掛滿了富貴榮華的勳章。

△大部份的作家欲盡他們寫作的任務却適得其反，他們往往只盡了庸俗人所託付的任務；將生命醜惡化了。而且有的是故意這樣去做的。

△作家應不爲任何統治者所備備；出於此者便可稱爲政治家了。

△爲文藝生存起見，需要有個真實的心靈；需要有空閒和光明。有種文藝是隱匿在新聞事業底研究所裡，和一切種類的壞痞子打着交道；有種文藝是和政治家直接發生關係，狼狽爲奸地生活着；有種文藝是常往來於資產階級腐敗的社會裡，爲他們獻着各種媚態；有種文藝是像立在臺脚

上示衆的女孩子那樣的誇耀着，有種文藝變成爲理財家底一部份，上下盜賊底贖物——這些現象真叫人看了作嘔。但願文藝抬起頭來向光明正大的路上前進！正視着自然和美的人生，將平庸社會所給與他的些微的利益放棄！這樣我們才覺得文藝之可愛了。

△將正義和美帶來人間，將合理的思想表達出來；使大眾都增加快樂，同時使自私自利的人膽寒失色，使苟且者從迷夢中覺醒，這樣才算盡了寫作的能事。一件有思想的藝術作品，在當時人看來往往覺得太獨立不羈，甚而至於有危險性的。

△在思想上筆戰的人，於社會進化上有着相當的職務，他們負起一切的責任把自己暴露在最不愉快的黑暗中間，受着群盲底攻擊，他們除了愛護真理而外，什麼都不顧忌。他們繼續不斷的在表明他們底憤慨；他們遲早都會從那些醜惡和無可無不可的人那裡得到勝利。

△成功之路是容易的，光榮的道却難就，祇有有獨立不羈的性格的人才能冒險地去嘗試。

△當他果真是個平庸之徒時，沒有方法好使他成爲不平庸的。無論新聞紙和雜誌怎樣的讚美他公衆如何的尊敬他；被少數有見識的人貼在他背心的告白任你怎樣都撕不去了的。

△文人學士底團體不容易招徠到真正有才能的作家，這些人都寄身在局外。他們對於所有的利益都唾棄，如今還沒有權利好使他們向全體人說明一切的真理，沒有權利在報紙或雜誌上打開他們底憤慨；他們只好在孤獨之所隱避着。

△有一種德性爲作家首先就該操練的；那便是

獨立不羈，它包含着我們所要求於真正作家的一切的德性。

△我們時代中大部份的作家都喪失了獨立不羈的性格；因此，他們底作品是那樣的完全，他們依賴着一部份人群，派別和流行的樣式。這依賴便成爲他們唯一生存着的理由了。

△眞摯的作家是不求助於任何人的，他在自己底意識中，在眞正欣賞者及其好友們底心目中，就可找到一個支持之點，他原是隸屬於自己的。

△沒有天才的人，就模仿別人；模仿的天才，人人都有。但爲要創造真正有個性的作品，模仿天才就祇能模仿他底獨立不羈。天才希望別人模仿他底也就是他所追求的獨立不羈的德性，而不是他個人所有的創意。因爲我們只要不屈從依附，自然會達到獨創的地步。抄襲別人底創意是毫無意義的，要憑自己的底精力和意力去創造才行。

△從平庸之徒所用來包圍理想的那些糾紛和黑暗中間，將眞正的理想解放出來，這才是每個時代中思想家和作家們所應盡的職務。尤其在我們底時代，一切思想都動盪在曖昧和混雜之中。

△爲確定藝術底勝利：需要一群無名的先驅者及超於現存範疇之外的作家，他們與其出賣自己的靈魂，寧可什麼都決心來擔當承受。

△現代的文藝不注重於創造，而偏向於做作似的。

△現今作家認爲最大的光榮：便是能將他底姓名給電影片子做廣告，或給某物品作商標，當他底名聲這樣地傳佈，而通俗化時，便算是走上了成功之路。

△政治在某些文藝家看來就是他們唯一的文藝了。因爲已能滿足他們窮極修飾的慾望，所以他們能創造的只是醜，絕對創造不出一點美來。

△政治侵蝕到文藝底領域內來了。不過，它也只能使那些容易腐化的變壞；其餘的究竟不入它底圈套。

△與自然和生命不相調和的作品，對於我們精神底開展上是一無幫助的，於我們底命運上也毫無啓示。

△沒有個性的作家是沒有什麼成就的，個性和手腕不同；手腕，是才能，個性，是天稟，

△我們對於那般自以爲，「成功」「達到」了的作家，再也用不到有所等待。他們已經表明了失却勇氣和確信。我們不如掉頭去歡迎那些新來的，他們才值得我們深切的注意。

△有思想和行爲的作家期待他們底群眾可是好久了，群眾却要直到他們死後才會到來。即使想報復他們底無關心也是來不及的。

△現今大部份的作家對於新來者都是連手都不伸一伸的。他們裝得漠不相識的樣子。這些人原是利己主義者，他們底氣度並不比官僚政客底來得寬大。

△當作家們理會到自己所從事的是一件公共而永久的作品時，他們不再幹政治勾當了。

△不管對手是如何頑固，如何巧妙，天才總有他報復的時期，爲將來社會和諧的勝利而奮鬥着的人，總有他征服敵人的機會，在我們底社會裡，真摯的人總能體驗到意味深長的快樂。天才常在忍耐力上控制着自己，而庸才便非看到自己底勝利不可似的。

△作家不盲從任何黨派，他需要保持獨立不羈的精神來袒護正義。

△倘使現在的青年對於「虛無」有抱着惡感的話，這因爲他們懂得愛生命之故，倘使他們有輕視某一些人，而對於有純正思想的人却是敬愛着的。他們底心目中，自有不共戴天之仇，只不過是被壓制着而沒有表露出來。他們有憎，他們也有愛，只要時光一到來，他們就會勇敢地起來袒護真理和正義了。

△投機主義的文藝家往往瞧不起有藝術趣味的人（這裡所謂有藝術趣味的人不是指追逐風尚的時髦兒，對於這些人，他們倒是趨敬着的。）在他們所謂有藝術趣味的人，是指那般埋頭在沉默中工作着，不在作品中求利益的作家。以作品來糊口而實則只有文藝嗜好的人往往以「文藝嗜好者」的名稱加在不以作品來糊口的人底身上，以顯示其自己是個文藝專家。在文藝中所謂只有嗜好者，不論他以作品來謀生與否，他所寫的總是一無所謂，所排列的文句總是不相聯繫，無思想，缺乏真摯與獨創性。

△猥褻的文學在文藝界正演着排斥教權擴張主義在政治界所演的職役；它是使人愚蠢和癡瘁的一個手段，使人轉變追求人生真正目的——那爭得完全自由的目的。

△少去拜訪一些「文學家」爲妙，因爲這些人會使你看到虛張聲勢的面目，卑劣計較的心理。這些人好像只懷着一個目的：破壞理想和希望。

△當作家，不用問心自愧，不把藝術底利益犧牲在利己主義底利益上時，他底生活是純潔無疵的。這生活便可作爲充滿智慧和真實的榜樣。

△作家在短促的時式外，應注意使思想生存的永積期間，他不但要顧到現在，而且要設想着將來，不但爲現代人寫作，同時要爲將來人寫作的意義了。

△真摯的作家在文藝中檢方法來提高別人，而不是提高自己，他們把「成功」兩字簡直不放在自己底心上。

△文藝中所謂真摯，便是能和生命面對面地接觸，不通過習俗的成見而諦視生命的意思。即是向大眾說着一種毫無曖昧的話。

△文藝決不是催眠和消閑的東西。它是從生活中脫胎，應表現人生最高的意義。

△狡猾和慣弄技巧的人往往於幾小時之內，就可博得一個作家的頭銜。因爲他們根本就沒有說出什麼或表現什麼。他們既沒有忍耐地工作過，又沒有艱辛地受苦過。

△好的作品都爲自己和別人而寫的，因此，它是真摯而有益於人的。

△思想直接地施影響於群眾。它厭惡頹廢文藝派底虛飾在它和生活之間，不容存在一點障礙，他真摯，實情和美來感化群眾，這是不將排列字句爲滿足的作家們所該主張着的。

△作家宜值資產階級底罪狀，努力將人民從無知和束縛之中解放出來，把真理啓示給大家，作家雖站在高處，同時却必需參加到實際的生活中來，象牙之塔底舌的門檻業已失守了。

幫助民衆解放原是作家底任務。他應該爲他們指示出一條不可遺忘的理想之路來，以求他們生活上的滿足，他要不斷地喚起民衆應該爲生活而思想，爲思想而生活。

世上有假的文藝當來替代那真和美的。後者原爲一般玄學者和腐儒們所不識，民衆也難於了解它。只有藝術家才懂得它之所以爲真的價值。

國內名士印象記 其三

洪 炎 秋

在北京大學的許多教授之中，最接近過我並且對於我的為人處事最發生過影響的，要算沈尹默先生；而我最常接近的，則為周作人先生。我在北大入的是教育系，該系規定，除必修習本系的功課以外，尚須在國文、外國文、歷史、數學、物理、化學等系，任認一系作為輔科，至少要選修二十四單位，以免畢業後不能擔任中學的功課。我的輔科是國文系，所以周、沈兩先生以及魯迅錢玄同、劉半農、朱希祖、馬幼漁諸教授，大都選了他們的課。不過我對於課程，素來媽媽夫夫，尤以輔科為甚，所以本科四年之中，也會選了三十幾個單位的國文功課，其實常常上課的很少。考試雖然託了諸先生寬大為懷的庇蔭，大都是及格，可是講到成績，則毋寧說是幾等於零；因此對於各位師長，都沒有十分認識，更說不上來往了。我和周作人先生頭一次發生關係，是替梁漱溟先生打抱不平而生的。

有一次梁漱溟先生受了北大同學的懇請，要在北大第二院的大禮堂講演孔子的心理學，期間兩月，每星期三次，每次兩點鐘。那時候梁先生早已辭掉了北大的教授職務，隱居在真壽山後面的大有莊，和一位美國跑江湖的學者衛西琴（Weston）博士住在一塊，切磨學問。我們先跑跑野馬，來講一講我對於這位「客師」（衛博士）的印象吧。這位「客師」衛博士原在山西閻錫山將

軍那裏，替閻將軍辦了一個甚麼學院，應用美國時髦的新教授法，來為我們模範省的老前輩山西省作育人材。這位客師說得滿口帶些山西腔調的好官話，西瓜大的漢字大約也認識百八十車，孔聖人的道理，又懂得一本大套，講演起來，四書五經的字句，也能引證得條條有理，回到美國去，想必大可好人。他後來不知道為了甚麼動機，却跑到北平來居住，曾經在東城租了一所很潮的大房子，公開招徒，免費講學。臺灣俗語說得如「無錢煙，大撥吞」，許多人聽見是個美國大博士在那裡主講，又有免費的小便宜可貪，一時門庭如市，雖沒有固定的三千弟子，却也常常可以臨時湊成七十二門徒，我也是不時去聽講的臨時門徒之一。他老先生本來中國話就說得唔唔叫，口才又十分也好，講起學來，東引西徵，天花亂墜，煞是熱鬧，很可令人目迷五色；只是聽多了，就免不了要叫人疑心他老先生是在那裏出賣外國野人頭。他的中國學問，原是可想而知的，而所講的西洋新道理，也不過是檢拾一些詹姆士、杜威諸實驗主義者的智慧而已，讀過幾本豆芽菜的書籍的人，可以很容易發見他的葫蘆裡所賣的藥，是從那裏販來的。有一次他抄襲了杜威的民主主義與教育裏面的一大段話，當作他的創見，像煞有介事地滔滔講了兩個鐘頭，休息了後

見，叫人質問。同學蘇蕪兩君那時候年紀還青，心直

嘴快，就冒冒失失起來問他，纔剛所講的學說，和杜威所主張的，又知道有甚麼不同的地方沒有？這位客師無意中被他突如其來打了一棍，正着痛處，不覺面紅耳赤，囁嚅不知所答；幸而他老先生本是個老江湖的學者，應付有方，所以略為尋思，便也所答非所問地能夠說出一套道理來，把這問題勉強又開；而我們來學的人，都是智識份子。曉得尋師重道，兼通國際儀禮，大家唯唯稱是，遮蓋過去，纔不致使這位熱心往教的客師，花錢費力，反而落得一番沒趣。

過了不久，衛西琴博士就和我們的梁漱溟先生一同搬到大有莊養神去了。那時候梁先生早已不在北大教書，正熱心於研究鄉村建設的問題，住在北平西郊，過那安貧樂道的的生活，可是北大的學生對於他仍是深致敬慕。有一次我到辦給外國人學習中國話的華文學校去聽他講演，是泖友蘭先生替他翻譯，聽講的人，除起二十幾個外國人以外，其餘一大半是北大的同學，由此可以看出他的號召力來了。他的演說，因為口吃得很重以致每一句話都是遲遲不易出口，但是他所說的每一句話，全都充滿着信念，令人感覺到他是用整個身體，整個靈魂在那裏說話，不像別人僅僅一副口舌。我因為有了這樣的一個印象，所以聽到了他答應同學，要來北大作一個長期的專題講演，十分雀躍，怕遲了沒有座位，很早就去報名了。這一次的講演，特創新例，公開出賣聽講券，對號入座，每票五元，期間兩個月，所收的票費，充作梁先生的車資和整理講堂的聽差大爺的津貼。這是主辦的幾位同學，體貼梁先生失業已久，過的是清苦的日子，並且住在很遠的城外，

不好叫他白盡義務，又貼車錢；自己又是個學生哥兒，也不是可以掏腰包來辦公益的身份，所以想出這樣的一個辦法來。

梁先生恐怕還有出不起五元錢的窮學生，被擠牆外，又特別叫他們在通告上附註一條，說是有清貧的人想來聽講，請即寫信告訴他，他就可以把聽講券免費。郵贈梁先生的這番體貼周到的意思，可以說是仁至義盡的了，不意還有幾個無聊的人，不通人情，使用刻薄的文字，在報屁股諷刺挖苦，惹得我怒火中燒，恨不滅此朝食。當時周作人先生正在主辦語絲，我就寫了一封信給他大意是說，學者屋裏的磚地，並非得天獨厚，能够自己長出稻麥來的；他一樣是個活人，不能像神仙那樣，餐風飲露過日子。梁先生現在是個清極的隱士，既無官守，又無言責，憑甚麼非得倒貼車錢，來為你白盡義務不可？報紙上的這些自命為知識階級的荒謬言談，實在令人憤怒，希望他寫篇文章加以糾正。周先生把我的原函登在語絲上頭，後面加了他寫的一大段按語，替我出了一口大氣。

由於這一次的機緣，我就得到勇氣敢於偶爾到周先生家裏去請教了。我也曾經向他借閱一回書拿回家，後發見他看過的那一本書，略無損傷，幾乎和新的沒有二致，知道他對於藏書是非常愛惜，而我的手汗則特別厲害，撫摩一過，必至狼藉不堪，因此未敢披閱，「原璧歸趙」；自是而後，「君子自重」，不敢再開「尊口」了。到了我快畢業的時候，因為前途的職業，渺茫得很，我絕不願意回臺灣，就是回臺灣，也沒有我的所好做，所以我就找周先生去，請他幫我在北平想辦法。

他說，女子文理學院正找張鳳舉先生去當文科主任，不久當可發表。等他實現，可以替我要個講師名義，到那裏去擔任幾個鐘點。我聽了高興之至，過了十幾天，報上果然登出張先生當文科主任的消息來了；我這一喜歡，非同小可，於是乎抱着一團高興，立刻坐車找周先生去。不意到了周宅，看門的老頭子替我傳達了後，出來告訴我：「周先生說，一會就要出門，沒有工夫見你，叫你改日再來。」當時的我，還是一個傲骨嶙峋的書生，未曾經歷世途的波濤，不像現在這樣，能够忍耐耐辱，熬成了一顆圓滑的琉璃蛋，所以聽了這話，不會設身處地去替人家着想，便認為是莫大的眦視，憤然回家，從此不再登上周宅的門坎，硬咬着牙，犧牲了國立大學講師的清高而多餘的地位，却另找了一個每月六十塊錢還要打九折的小科員去幹了。

俗語說得好，「多年媳婦熬成婆」，我承了一些師長格外的栽培，畢業後做了不上三四年的事，居然也能够沐猴而冠，得到一個小小的地位，可以獨當一面，有了一州一縣行政的權柄。這樣一來，可把我煩死了，因為時常有人靠了直接間接的關係，打些麻煩；有的要推銷物品，有的是要包攬工程，有的要推銷物品，有的是子弟投考，來託人情，一泡就是半天，非達目的不走。遇到這種情形，實在令人啼笑皆非，所以有時感覺精神不够應付，只好享之以閉門羹，乾脆不見了事。用這方法，效果很大，來找的人，因此就漸漸少下去了。我自己有了這種經驗，纔體諒出當日周作人先生不即見我的苦衷，深怕那時候年少氣益，錯怪師長，馴致把自己的前途，也

就誤個不亦樂乎，得了一個大大的教訓。事而碰巧有一個竹馬之友葉榮鐘君，他是極其欣賞周作人先生的文章的人，當時他在臺灣民報社當記者，正要結婚，就寫信通知我，要我代求周先生為寫一幅小中堂，抵作我送的禮物，使他的禮堂增光，兼可免除我購寄東西的麻煩。我已有好幾年沒有找過周先生了，現在涉世稍深，懂得體味別人的甘苦，以前對於周先生所抱的褊狹的誤解，而今業已一洗淨盡，正在打算找個機會再到苦雨齋去喝碗苦茶，聽聽這位深所細想的知堂老人談天說地，苦未得便：現在有了葉君的這個要求，恰好讓我坡下驢，我馬上就到琉璃廠去買來一張玉版宣，帶着葉君的信，去訪問周先生。周先生問了期限，知道需用很急，不出兩日，居然替我寫上了詩經中女日雞鳴一章，讓我錯差，我又藉此得以時常再到八道灣去走走了。

北平淪陷後，上海租界也成了一個自由的孤島的時候，周先生因為家室的繁累，仍舊困居古都，不能隨軍撤退，很挨了海上文士許許多多的嘲笑怒罵。我有一次去訪問他，閒談之中，談到這件事，他告訴我，胡適之先生來了兩次信，勸他設法內遷，省惹是非；最近蔣先生——這蔣先生他沒有說出名來，我起初疑心是蔣主席，後來細想，大約是指蔣夢麟先生——也來過信，說他還是以離開北平為妙；不過現在監視很嚴，業已不能自由行動，而且自問不會有對不起國家對不起民族的事情發生，清者自清，濁者自濁，自有所實可以證明；沒有根據的笑罵，無的放矢，只好由他隨便去笑罵罷了。我由於平日所得到的印象，和這一次所聽到的談話，是十二萬分相

信周先生無論遭遇任何壓力，絕不會出來做偽官，頂多是虛與委蛇，從事一點教育文化的事情，藉以應付搪塞而已。因為他雖然精通日本文學，愛好日本簡素的生活方式，可是他最討厭日本軍閥，最反對侵略主義，當然絕對不至於跟着日本人的尾巴，當傀儡去瞎跑；那知道天下事，極其微妙，常有非始料所能及的場面，演變出來。

民國二十九年的元旦日，因為有臺灣朋友託我代求周先生寫字，我買了一張髮箋送去後，周先生回給我一封信，說是髮箋紙質不好，只是書家纔用得到它，他不是書家，所以寫不來，叫我多等兩日，等那天他逛廟的時候，可以替買一張黃紙宣，寫來送我。我是陽歷除夕纔得到他的信的，所以次日元日清早，就到琉璃廠去，買了黃紙宣，打算送給周先生，兼去拜拜年。我因為貪逛書攤，還在廠甸流連，路上碰見一個熟人，他告訴我周先生家裏出了事了，據說有一個青年，藉名拜年，闖進周先生的客廳，對着周先生，放了一槍，他的高弟沈啓先君，站起來聲明他是客人，這個青年誤會是要起來抵抗，也給打一槍；周先生的車夫聽見槍聲，跑來堵門，要把青年攔住，已被當場打死了。我聽了這話，直如青天霹靂，不覺木木楞楞；我如不是書迷，在各書攤徘徊不捨，就誤了兩三個鐘頭，一定是趕上這場熱鬧，是否會遭着池魚之殃，誰也難以預料啊。後來仔細打聽，纔知道周沈兩先生到醫院後，經過檢查發見了沈啓先君傷非要害，略施手術，即可痊癒；周先生則因子彈伸着了肚臍上面小樹子的螺鈕，螺鈕打破了後，子彈着螺鈕的破片，一齊溜走連皮膚上一丁點的擦破微傷，都沒有受着

，實在是世界上少有的奇蹟。在這一幕喜劇當中，周先生雖沒有受到傷害，可是他家裏的另一幕悲劇，却接演下去了。

周先生因為名氣太高，日本人早就想要利用他來做傀儡，正在使用種種威迫利誘的方法，來包圍他，而他也正在極力掙扎的時候，不意來了這位愛國青年的這麼一槍，反使他的心境大起變化。他大約是感覺到世人太不諒他，連生命都幾為斷送，因此自暴自棄，就去接受日本人所勸進的偽華北教育總署督辦的職務了。不過他在那時候，內心總是很苦惱的；我會經看見他給我一個朋友寫了一幅字，寫的是陶淵明的歸園田居裏面的「種豆南山下」一首，後半篇那四句「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不啻自寫口供，以敘述他的心情，令人讀後，不禁駭然神傷。周先生當了偽官以後，家裏派有武裝警察代為警衛，所以我就把八道灣視為畏途，不敢再去問津了。不久之後，聽見他的姪兒周豐三君，用了他的衛隊的手槍，自殺身死。這個消息，引起我很大的懷疑，經我多方調查，後來纔發見這竟是一幕相當複雜的悲劇。

事情據說是這樣：豐三是他老弟建人先生和日本太太所生的次男，因為他倆夫妻感情不好，早已別居很久，他弟婦就帶着兩個兒子在北平依他過日子。豐三在輔仁大學的附屬高中念書，成績非常地好，姪之中，周先生最寵愛他。在淪陷初期兩三年間，日本人老在那裏逼着周先生出來做偽官，而周先生則老在那裏敷衍延宕，可

常愛國反舊，爲了這件事，一天一天顯出憂鬱愁悶起來，後來同學問到他，他就把這事告訴他們了。其中有一個激烈的同學對豐三說：「伯既

然走又不能，出又不甘，情勢演變到了這樣，爲保全他一生清白的名名起見，我們倒不如乾脆設法把他弄死，使他得以殺身成仁」。豐三對於這位同學的這個提議，初以爲是說着玩的，所以一笑置之，沒有想到這位同學竟然認真來，暗中準備，遂於二十九年的元旦，按照他的信念，實行出來了。最可惜的，是這一槍不但沒有達到保全周先生聲譽的目的，反而發生相反的效果，激使周先生決心同流合污下去，所以豐三所受的精神上的打擊，非常之大，煩悶到了無以自遣，只好出於自殺，來了這一段公案。這一樁事，周宅的人諱莫如深，從不談，這些資料，我是由一個時常在周宅出入的人得到的，是否可靠，只好等將來讓顧頡剛先生一流的史學家去考證罷了。

周先生當了偽督辦沒有多久，因爲不夠材料，以致和一班敵官，偽官，合攏不來，弄得進退維谷，結果只好下臺鞠躬；白送聲名；真真所謂羊肉不到，吃却惹一身糞；大不合算，到了後來，生活日高，開銷日大，已擺出去的譜，又不能馬上收縮起來，只好賣書維持，勉度難關，名利雙失，莫此爲甚。勝利以後，他即在家思過閉門不出，聽說時常有人跑去誘他「落草」以求安全；他一來要尊重國法，靜候處分；二來以氣味不投，未便再誤；結果是受了審，服了罪，和叛國害民，貪污狼藉，曾經在敵人羽翼下，過着富貴榮華的生活的一般漢奸，在法律平等之下，同度鐵窗生活去了。（三十五年十二月）

回到臺灣最感不便的，是到處找不着當舖。在大都會的不定哪一個角落裏，或許有一家兩家，但我終于不曾發見。沒有錢而且沒有地方借錢或者不敢以至不向人借錢的人，對於當舖必定會感到這種生意的可愛可親無礙。當你旅居在

當舖

老 童 生

北平生活同想隨筆之一

一個陌生的地方，不定爲了甚麼，忽然急需款項的時候，尤其會感激那位當舖的始備者爲後人開這麼一個方便之門的功勞。拿現在的世界人情來說，豈可以用「高利貸」三個字寫倒一切開設當舖的人呢？這當舖在北平却是十分普遍，

平均起來，幾條街就有一家當舖開着方便之門。這裡的當舖實利人方便，上自珍珠首飾下至舊被破棉祆無所不收。所以在北平利用當舖的人也非當地普遍分類起來，大抵有四種人。

第一種人是窮人，這是不用說的。平常提到當舖必定會聯想到窮人，尤其在臺灣社會上一般觀念裏的當舖，總以爲是專爲窮人開設藉以吮吸他們的膏血的，其實並不盡然。還有一種人是商人，他們有時周轉不靈也會找到這個方便之門。

第三種人是旅行人。他們或者尋親找友尋找不着，或者等候差事過久，盤纏用盡，無法打發房飯錢回不了家，便可將隨身所帶之物送到當舖換錢。況且當期很長，在先是二十個月月滿期死當，所以即便離家萬里，甚而到歐洲，更甚而周遊世界一遍再拿錢來贖當也還來得及。在沒有這種方便的地方，遇到這樣的時候，那麼無論你是愛人的唯一紀念物，或是任何心愛的東西，也只有賣掉的一條路了。

追隨自己多年的東西，在人與物之間會發生濃厚的感情。這東西送到當舖去，是還可能回來的，不過是一時的「生離」，若將它賣掉，那便是永遠回不來的「死別」了。我回到臺灣以來不勝二年，爲了始終處在半失業的狀態，所以把自己對之有些感情的東西也「死別」淨盡了。好在我對之也只是有些感情而已，並沒有甚麼，執著可言，所以每次都冷然處之，那些東西如果

有靈性，也許將怨我無情的罷。可是賣到太太心愛的東西，便難免猶餘一番，這種時候總不由得想起北平生活的二十餘年間，當舖的方便對於我的恩惠。我所以寫這篇類似禮讚當舖的文字，其實是爲了這個緣故。

閒話少叙，再說第四種人罷。這種人是有錢階級。他們有的是好皮祆，到了天氣暖和不着皮祆的時候，便把它送到收藏設備周全的當舖去，目的並不在用錢。只是叫當舖代爲保管，所以付些利息，在他們看來只當是保管費。這樣一來，那些皮祆既不怕蟲咬又不受潮而至掉毛，況且不會爲小偷所覬覦，真是一舉數得。

北平的當舖是這樣方便的，上中下各階級都可以利用，雖然利息大些，但也不能以「高利貸」三字一筆勾銷它的好處也。

但是，話又要說回來，當舖的氣也不是好受的。當你踏進當舖的門檻，一眼瞥見那一座隔斷內外的，高至普通人的鼻樑的櫃臺，大概的人都會把反抗的血潮掀騰起來的。當舖們，危坐在櫃臺裏側的高凳上，在臺面露出半身，一對賊眼光刺刺地往進來的人集中渾身打量，使得頭一次走當舖的人抬不起頭來。談判開始了。當舖當了法官。居高臨下，顧客成了被告，把東西兩手捧上臺去，仰着脖子答話。價值的判斷只好一任法官，在那裡最值錢的是黃金，其次是皮祆，若是鐘表類至多只能押到原價的二成，西

服則僅僅一成。你若爭價，當舖便會板着面孔勸你說：也不是賣給我們，反正押多還多，押少還少，少押些還可以省些利錢哪。這話有理，於是便成交了。

每次上當舖，都要感到一種侮辱，那種妨礙似的構造，當舖那副倨傲的面孔，把送去的東西裏邊得一文不值的口氣，都不是好受的！然而究竟這些也都可以忍耐因爲加以侮辱的人，是陌生的人，東西有朝一日可能贖回，而且贖當的時候還本付利，我們成了顧客！這時候迷地把錢接過去，恭恭敬敬地把我自己的東西遞過來——我們也無妨還他一個倨傲的面孔。所以，若比較我自己的親朋去告貸時所受的冷淡和教訓的難堪，或將自己心愛之物賣掉的難堪，那又是大可以忍受的了。

再說北平的當舖是怎樣地把顧客送去的東西裏邊得一文不值呢？例如我們送去的明明是純金戒指，他的當舖上一定寫着「沖金戒指」，「沖」就是「不純」。又如明明是一件整好的皮祆，他却寫道「缺領短袖破皮祆」，檢直成了一件廢物。權力在他們手上，所以這種法律也只好由他們自定；而況開設當舖的也是人，一朝權在手也會專替自己著想，置他人的立場於不顧。好在贖回來時還是純金戒指和整好的皮祆，並沒有依照明文執行，這一層比較一班遇到這種時候必定依明文執法如山的某一種人類，却又天良多多了。（三六·一二·二三）



臺灣腹話術的偶人戲

呂 訴 上

諺曰：「眼色的表情，勝過說話」，可是以非眼睛的肚子說話的技術，為木偶戲的一部門，遠自希臘時代就流行着。現在，在歐美的舞臺，或在日本，也時常排演着這種戲。

昔時自希臘羅馬時代就有一種「腹話術」，不動嘴唇而能作種種的假聲，以這個方法道白，並不覺得是人聲但這聲音是由人的肚裏發出來的。時而自近，時而自遠，時而自屋脊，自穹窿裏，或時自手中的偶人發出來一樣。如果說外國話，或唱起歌來，覺得如出自站在旁邊的素無經驗的男女的嘴一樣。在未開化時代，使用這個方法，或以為是巫術師，或以為是什麼精靈附身，而為之恐怖，羅馬人則稱它為「腹占」，以它來占卜未來的吉凶。希臘時代，喧嘩一時的所謂神托恐怕大部份是神官，使用這種方法，而假托是神託普通稱為精靈附身的「腹話術」。似乎是以間隔較長而低抑的調兒，好像呻吟般地說話，老練了就能自由在地發出種種的聲音。其訣雖然有人說是，對

于胃腑，須加以如何整節，但只須經過一番的深呼吸，把空氣儘量地貯藏在咽喉裏，再巧妙地利用着喉嚨和上顎的活動，徐徐地把它洩漏出來，就能變做種種的聲音，只要能熟練而已，老練的腹話師，同時可能擬作好多人的聲音的。

關於這，有記述詳細的書，現在摘記二三於左，以供讀者參考。

英國的賴遜座的歷史（由阿因排演沙翁戲曲而著名的）中，離今百二三十年前，即賴遜座尚如說書館一樣的時候，有一個名叫佳爾斯，馬修斯出來獻藝，據說是英國空前未有的奇藝，這就是現在所謂的「腹話術」。極受各界的好評，愛爾蘭的詩人，拜倫的親友的穆阿，美國文人的汪頓，阿因都抱很大的興味觀賞過。齣目很多，技藝繁多但是最博好評的是一齣「公共馬車」，一人同時能作許多人的聲音，這齣戲可以說是「腹話術」實演。開幕，舞臺上是一個會客廳，只放着一個桌子，上面家着一條淺黃色的桌巾，左右兩端排着一對油

燈，另外放一個椅子。來演者佳爾斯，馬修斯穿着出席夜會的服裝登場，先向觀衆作揖，然後開始各種滑稽的演說，一會兒說到顛簸不定的馬車，仍以滑稽的口吻，談起各種種的車子，而說這些車子，是為搬運毛蟲烏蟻蝸牛一類的傢伙，再把話頭轉到馬車，而就同車內的男女客人的身份職業，品性等等，加以詳細的說明和批評後，才「言歸正傳」，不過人物中有一二個女人混在裏面，大概表演上有些困難，竟找不到一個是年青的。

同車的人物，其一是個性乖僻的批評家，其二是個多嘴法國人，其三是個善辯的老嫗，絮絮叨叨的不斷地話長說短。直待馬車開了，多嘴的法國人，又呆頭呆腦的向性情乖僻的批評家，頻頻作問，批評家本來不大喜歡說話，他就千方百計，勾搭他啓開話匣子，三人正談得起勁有趣的時候，忽然馬車發生毛病，在海峽特地方暫時停了車，在這裡又參加了一個屠戶，這個屠戶偏愛文學，上了車就大談特談其擅長的英國史，某某大事件，某

某英雄豪傑逸話，接二連三的談了一連串，把一千年前的人物，和五百年前的人物，放在同一時代，或抱祖母和孫女，當做姊妹，弄得聽不對馬嘴，他却談得眉飛色揚。經一會兒車子修好了，法國人和哲學者之間又展開戲劇論，或劇本的批評。法國人說：劇本一定要有押韻，要分平仄，非韻文不可，英國的韻文，常常有很好的，而自鳴得意地誦起古歌來，自然這些古歌，又是亂七八糟，不斷地引起觀衆的笑聲。這樣的或時三人或時四人的談天說地的聲音交雜着這。

這是第一部，中間插一段唱歌，而進入第二部的腹話術時，這完全是八人的演藝。

開幕時舞臺上放着一個圓桌子，一架睡牀，牀上裝放着一個紳士，他久罹「憂鬱症」，快要死了，時時做着囁語。馬修斯打扮做紳士的僕人登場了，聽得什麼地方有嬰兒的啼聲，東望西看，然後由桌子底下的箱子，檢出一個小孩模樣的偶人，他怪很說：「你怎麼要躲在箱子裡。」接着便有小孩的聲音，

由偶人的口裏透出來說：「要聽大爺的腹話術，才進入箱裏去」（箱子和客位同音），由這個「開場白」而進入小孩和馬修斯的幽默的問答，一會兒病人被攪醒了，由林裏發出呻吟聲，吵着「肚子餓了，快端飯來。」，這時女傭的斯魯普和執事的柯克踉蹌跟跟的跑進來，湊做五人，怒罵，呻吟，歡笑，鬧了一會，再由馬修斯和四個人輪流合唱而閉幕。

此外，尚有訟庭的故事，為一隻豬而提出訴訟，原告，被告，推事，檢察官，律師携手登場而滑稽百出，最後有蘇格蘭女人的一場饒舌，把圍巾帽子戴上，忽然變為老嫗，然後才告一段落。似此馬修斯，不但在口舌上可能表演八個的角色，又善能假裝，迨至一八二二年公演時他能扮演過八個的角色。

美國的奇術師紹尼約爾布辛卒（一八一〇—一八七九年）是世界有名的奇術師，同時為腹話術師，也是古今獨步的名人之一。他有自己的敘傳「在奇術界五十年」，現在把有關腹話術一節紹介于左：

早晨到紐育魚市兜風的布辛卒，在一個魚攤前站住了，問：「老板，大口魚新鮮不新鮮？」「什麼

新鮮不新鮮，剛才還在水裏游來游去呢。」魚販對他做個笑容說，這時忽然有女人的聲音叫說：「這是撒謊的——聲音初聽時，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來。」老板很會撒謊，我自一星期前，就這樣曝在這裏，這句話是從店前一隻頂的大口魚的嘴裏吐出來的。「誰在胡說霸道？混蛋！」魚販揮起拳頭來。「是我呀！在這裏的大口魚拉！」「哦！大口魚……」魚販一聽，急得把兩條腿戰抖着。可是舞臺上，只有布辛卒無精打彩地，在吞吐着香煙的紫煙而已。

最後來介紹筆者在日留學時，跟他研究過腹話術的澄川久先生（日本腹話術的創始者）在民國三十二年，於雨天的時候，在慰問野外軍隊的風景。

在舞臺上澄川先生已開始腹話術了。他的膝上，放着一個名叫「頑皮小孩」的偶人——是用紙糊的。他分別地使用着本腔和假腔，以右手操縱着機關，在偶人採首啓口的時候，就用假腔，提高着嗓子說話，好像手裏的偶人，是個活生生的能够說話的人，並見所說的話，都是滑稽，所以士兵們都不願風雨淋漓，忘記一切的在觀覽。澄川

先生衣裳給雨濕透了雖不要緊，但偶人是用紙糊的東西，同行的人，就向部隊借了一枝雨傘，給偶人撐着……

偶人：「哼！給我撐着傘來了，謝謝！」

偶人：把頭一點，士兵的笑聲又爆發了。

澄川：「因為你是用紙糊的」

偶人：「別要取笑我呀……」

澄川：「不然，你的面孔要被雨水流掉呀……」

偶人：「別要看不起我，我怕倒要當心自己的面孔，不要被雨水流掉。」

澄川：「你可放心，看士兵們不是都在風雨淋漓中觀覽嗎？因為你是用紙糊的，才給你撐着傘的。」

偶人：「真的嗎？（向士兵環視一會）果然如此對不起：勇士們！因為我是用紙糊的東西……」

偶人再點頭道歉……笑聲又隨着掌聲而起。

在南京大戲院，前後公演了二回，據說日人的觀衆僅占二三成，

其他都是我國人。」

澄川先生和「頑皮小兒」兒話，有非日人不能理解的用語，例如

澄川：「阿衣烏哀啞接下去，你試試說看。」

偶人：「接下去還有麼？」

澄川：「怎麼沒有？」

偶人：「哦！這却沒有聽見過……」

「沒聽見過這句話，又引起觀衆的哄笑。」

澄川：「那末，你在那裏生長的呢？」

偶人：「是在神田生長的。吃壽司的……」

這句是日本歌舞伎劇「森的石松」的有名的科白，觀衆一聽又哄堂大笑了。在這裏中國人決不會笑。而山日人的哄笑的程度如何，就

得判斷那一天的人數的分別。

所謂「腹話術」，就是講話不動嘴唇，不動臉上的筋肉的一種的技術，所以利用「腹話術」，發出來的話，於聽者覺得是種來處不明的神秘之聲。看你感覺由那一角落

響來，就如由那一角落響出來的。

可是，我國關於「腹話術」，不易找到文獻，就是有關這種技術的傳說，都未曾聽到。只有稍為類似這種的技術，偶見于明朝謝肇淛所撰「五雜俎」而已。其大意如下：「京師有藝者，善琵琶，能發百音，覆于韓後作之」又民國十四五年喧囂一時的門道會的靈媒，即由韓人高大業老太婆所創設的明道靈子的聲，也稍近于此。不過它並不是由聲帶發出的聲音，而是由齒舌間巧妙地發出的如笛也似的聲音，似在老太婆的左邊斜角上二公尺的虛空作響。

因為「腹話術」的現象，極為神祕，所以為心靈現象的對象，自古來就常常被利用着。又與偶人劇及奇術同樣，為一種的觀賞物，到現在還在歐美，日本的舞臺上排演。筆者為促進「腹話術」的偶人劇發展起見，願將由恩師澄川先生所學習的「腹話術」的技術，公諸

同好以為學習者的嚮導。

用「腹話術」說話的方法，其實很簡單，把牙齒輕輕地合，把嘴唇輕輕地撮不要開動嘴唇發聲就得了。最困難的發音，在日語是マミムメモ，バビブベボ等音，國語是クク口等双唇音，這些音如能明晰地發出來，自無問題，不過初學習時要暫避這些難發的音，另換異字同義的音，來表達意思的。尤其是要回避普通的會話，如詞句之中，雜以拍奏，以歌唱的方法，予以表示，則實為輕易。

如要把它作為一種娛樂的偶人劇，以供眾多的觀眾觀覽時，嘴唇雖有些小的開動，自沒有問題，只要技術人（腹話術師）和對話人（偶人）二者之間的呼吸，能够一致，則因二者的會話的談話，就可使觀眾，於不知不覺中陷入錯覺，感覺如偶人自身在說話的。（完）

本會 日誌

元月十三日：本會暨臺聲合唱團臺北樂友會曼陀林俱樂部，臺北樂樂同好會等聯合聘請音樂名家十餘位假臺北市中山堂舉行新春音樂晚會。

元月廿四日：本會暨省各教育文化團體假臺北市中山堂貴賓室舉行歡迎朱部長家輝晚會。

新春 音樂 晚會

民謠「丟丟銅仔」頗受歡迎

本會於一月十三日晚七時起，在中山堂舉行新春音樂晚會，成績非常出色，聽眾極為擁擠，舉行節目為（一）混聲合唱，（二）鋼琴獨奏，（三）男女獨唱，（四）輕音樂節奏，（五）臺灣民謠等等。而民謠「六月田水」和「丟丟銅仔」為最精采，頗受聽眾的歡迎。

編後記

△對前期的本誌，編者聽到一些贊許的話；老實說，像我們這種「修養沒有素」的人，難免聽「褒」則喜，聽「貶」則怒；謹謝謝諸先生的好意，雖然我們也知道，如此的「謝謝」，又要捱到「批評家」的批評。

△有人說本誌要注意到歐西文化的介紹和研究。這話，我們是同感的。只是因作者等的關係，未得每期有這種的文章。本期由黎烈文先生的介紹，得登載諸候先生的大譯「真文藝和假文藝」；於此，我們可以看到歐西一位作者的對文藝的某一見解。

△郭廷以先生的「臺灣與近代中國」，是一篇很重要的文字，曾在省立師範學院講演過的。臺灣是要「研究」！只是，現在的關於臺灣的所謂「著述」，多不能滿足我們的希求。我們不可使「惡貨驅逐良貨」的法則，在學術界，得流行。



近事雜記 (十二)

楊雲萍

一月三十日的「新生報」載中央社花蓮二十九日電云：「花蓮縣國語文推行委員會公告：自二月一日起，說日本話爲應受立正或勞動服役之處分。」一讀之下，不勝佩服和驚駭；佩服者，「委員會」之「熱心」和「勇氣」，驚駭者，「委員會」之竟有如斯的「權力」也。

不消說，對於剷除日本的「文化遺毒」，或是推行國語文的工作，我們是滿腔贊同的，可是，事關「文化」或是語言，當要有適宜的方法和妥當的步驟；不是一味地「硬幹」就可了事，就可成功的；此乃極淺明的道理。只是老實說，現在我們還沒有和這「委員會」諸公，討論這些問題的興趣和時間，我們只想要請問「委員會」，是根據甚麼法律或是「命令」，而得來一「公告」制限人民的「自由」的「公告」？「委員會」是根據甚麼「手續」而得有如此的「權力」？再要請問所謂「縣國語文推行委員會」是甚麼性質的機關？

不過，所以有如此的「公告」，一定是由於「委員會」諸君的「熱心」有以致之，這我們要諒解，而且「佩服」的。然而，「過猶不及」，古有明訓；「熱心」的值得「佩服」，不在於一味地「熱心」，而是在於向甚麼和怎麼「熱心」。從事教化工作的人員，不了解教化工作的性質，不知道尊重「憲法」，則雖有許多的「熱心」，是也可

惜沒有用處。

至於我們的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或有關的省府諸當局不知道對這「公告」有如何的高見？我們喚起世人，對於這個問題有所注目，有所關心，因爲這個問題，不只是一個推行國語文的問題而已！

我國以莫大欣感歡祝的緬甸獨立的「正式儀式」，業於一月四日在「制憲會議秘書處廣場上」舉行過。在此「政權移轉之一幕」中所演的英國「緬甸總督」蘭斯的動舉，充分地表現英國民族的性格的一面。據中央社電：他「步出政府大廈，檢閱儀仗隊後，至旗桿座壇，俟英旗下降，緬旗上升，」乃向全體告辭登英艦「白金漢」號。而「該艦離港時，特向緬甸致敬，鳴砲二十一響」。

如此的堂堂的「退出」，是值得我們的注意的。記得英皇喬治五世，曾撰過一篇「座右銘」(The Code)，裏面說：「Teach me to win. If I may; if I may not, teach me to be a Good loser.」(「使余學得勝利，如可以時；如不可以時，使余學得爲一良善之失敗者。」)又云：「Teach me neither to cry for the moon nor to cry over spilt milk.」(「使余學得不爲不可能事情而叫喊，不爲不回來事情而號

泣。」)

蘭斯爵士的動舉，喬治五世的「銘」語，(拙譯雖譯得不高明，)確有使我們，認識這曾經號令過全世界的老大民族的性格之一面。

「銘」又云：「Teach m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sentiment and sentimentality. administering the one and desiring the other.」(「使余學得辨別感情與輿情，而尊重其一，輕蔑其他

目前，想要買幾冊雜誌或是讀物，給家裏的孤子看，可是，跑過好幾處的大書局，終是找不到一冊可以合用的。內容且不說，只就外觀說，所謂給兒童或孤子的刊物，莫不「小」的，「薄」的可憐。這大概是我們的大人們，以爲孤子們是「小」的，所以要給他們的刊物，當然是要「小」可是，世上沒有比這種的錯誤較錯誤的。

我們要知道孤子們，決不是大人們的「縮小版」，他們的身軀雖「小」於大人們，可是，他們的「精神」是比大人們千百倍偉大，純真的。他們以日月星辰，山川河嶽做他們的遊戲的對象，他們的想像，有時要超越一切的空間和時間的限制。記得日本的文學者芥川龍之介，曾說他在小學校時，他的老師出了一個題目：「世上甚麼東西最可愛，世上甚麼東西最美麗？」使他和他的同學們答，芥川氏的「答案」是：「最可愛的是象，最美麗的是雲。」可是，我們的老師，却大不以爲然，說：「象有什麼可愛，雲有什麼美麗！」就在芥川的「答案」上，畫了一個「」的記號。

我常常以爲大人們之對於孤子們，功補不過

罪，成就他們處少，破壞他們處多。「救救孤子」！第一，我要請求大人們，不要「小」賄他們，例如要給他們看的書刊，要「大」些，「厚」些，「重」些。

○ ○

讀「南雷文定」(黃宗羲著)三集。卷三「論文管見」云：「言之不文，不能行遠。今人所習，大概世俗之調，無異吏胥之案牘，旗亭之日曆，即有議論敘事，敝車腐馬，終非鹵簿中物。學文者，須熟讀三史八家，將平日一副家信，盡行精讀；重新積柴竹頭木屑，常談委事，無不有來歷，而後方可下筆。顧儉父以世俗常見者為清真，反視此為脂粉，亦可笑也。」

又云：「敘事須有風韻，不可擡板。今人見此，遂以為小說家伎倆。不觀晉書南北史列傳，每寫一二無關係之事，使其人之精神生動，此類上三毫也。史遷伯夷孟子屈賈等傳，俱以風韻勝，其填尚書國策者，稍覺擡板矣。」

又云：「文以理為主，然而情不至，則亦理之郭廓耳。廬陵之誌交友，無不嗚咽；子厚之言身世，莫不悽愴；郝陵川之處真州，戴剡源之入故都，其言皆能惻惻動人。古今自有一種文章，不可滅；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而世不乏堂

堂之陣，正正之旗，皆以大文目之。顧其中無可以移人之情者，所謂剗然無物者也。」

這些主張文章表現要有「技巧」(Keen

idea)的話，實在是說得不錯。對於主張「素樸」，反對「技巧」的人們，確是當頭的一棒。

只是，我們讀了南雷先生的文章的時候，有時却感覺先生的文章，有的過於「文」，有的過於「有風韻」，有的過於「情至」的，雖然儘有許多「不可磨滅」的大文章在。稍詳讀先生文章，當不以我的話為河漢，奈何？

○ ○

偶閱俞平伯氏著「讀詞偶得」(開明書店印行)名著也。

解溫飛卿「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新貼繡羅襪，雙雙金

。」的一節云：「第二句寫未起之狀，古之惟屏與牀榻相連。「鬢雲」寫亂髮，呼起全篇弄妝之文。「欲度」二字似難解，却妙。譬如改作「鬢雲欲掩」，逕直易明，而點金成鐵矣。此不但寫時日下之美人，並寫時日小風下之美人，其巧妙固在此難解之二字耳。難解並不是不可解。」

囑內子端一杯珈琲來，讀讀如此的名著，彷彿天下似已太平了。

○ ○

說到「詞」，某日在臺北車站等着第十路的公共汽車，等到快要一小時，然而十路的車，老是沒有來。我忽吟不吟地微吟着「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一句，不覺一笑。不消說，吟「詞者韻事」也；只是，我却不大希望我們的臺北市公用事業管理處，多給我們這種的「韻事」的機會。

○ ○

偶檢舊稿，得「舊詩」未是稿若干首，皆臺灣光復前的舊作。錄一二於左：

似林先生灌園

倚欄忽憶林先生，冷蘂蒼蒼夕照明。
歲寒後知松柏節，世紛始見舊人情。
登場遂逐稱英傑，赴會豈難說弟兄。
為語村居且健在，讀書例每過三更。

調友人某君

春風十里怡和巷，碧管朱絃處處家。
除却朶梅無別艷，駭紅簾外月初斜。

近來，灌園先生國事鞅掌，而我以教書勞碌，各無下棋談天之閑情久矣。某君的「朶梅」，「花有主，綠葉梢頭，已子滿枝了。」(一月三十日夜半，記於習靜樓上)



「西遊記」研究 (下)

袁聖時

二曰文筆之縱恣詼諧也；史稱莊子之文，恍洋自適，則西遊記八十萬言，詭奇變化，諧諷百出，亦無往而非自適之文也。以作者之英敏博洽，乃能不局於常格，信手拈來，都成妙諦。每於戰鬥緊張中，時雜解頤之言，則化酷烈而為輕鬆，頗合兒童心理，而有以異於後之封神傳狀神魔鑿兵之錯慘，令讀者時或不能終卷也。

……鄧張二公，即踏雲光。正欲下手，只見那太子使出法來，將身一變，變作三頭六臂，手持六般兵器，望妖魔砍來。那魔王也變作三頭六臂，三柄長槍抵住。這太子又弄出降妖法力，將六般兵器拋將去。是那六般兵器？卻是砍妖劍，斬妖刀，縛妖索，降魔杵，繡毬，火輪兒。大叫一聲：「變！」一變十，十變百，百變千，千變萬，都是一般兵器，好驟雨水雹，紛紛密密，望妖魔打將去。那魔王公然不懼，一隻手取出那白森森的圈子來，望空拋去，叫聲「着！」！唰唰的一下，將六般兵器套將下來，慌得那哪吒太子，赤手逃生。魔王得勝而回。鄧張二雷公，在空中暗笑道：「早是我先看頭勢，不曾放了雷掣。假如被他套將去，卻怎麼回見天尊？」二公按落雲頭，與太子來山南坡下，對李天王道：「妖魔果神通廣大！」悟空在旁笑道：「那斷神通也只如此，怎奈那個圈子利害。不知是什麼寶貝，丟起來善套諸物。」哪吒恨道：「這大聖甚不成人，我等折兵敗陣，十分煩惱，都只爲你，你反喜笑，何也？」行者道：「你說煩惱，終然我老孫不煩惱？我如今沒計奈何，哭不得，所以只得笑也。」（第五十一回）

……八戒聽見，戰兢兢的道：「哥哥，你聽，那妖精計較要蒸我們吃哩！」行者道：「不要怕，等我看他離兒妖精，還是把勢妖精。」沙和尚笑道：「哥呀，且不要說寬話，如今已與閻王隔壁哩，且

講什麼「離兒」，「把勢」！說不了，又聽得二怪說：「豬八戒不好蒸」。八戒歡喜道：「阿彌陀佛，是那個積陰臨的說我不好蒸？」三怪道：「不好蒸，剝了皮蒸。」八戒慌了，厲聲喊道：「不要剝皮！粗自粗，湯響就爛了！」老道：「不好蒸的，安在底下一隔。」行者笑道：「八戒莫怕，是「離兒」，不是「把勢」。」沙僧道：「怎麼認得？」行者道：「大凡蒸東西，都從上邊起，不好蒸的，安在上頭一隔，多燒把火，圓了氣，就好了；若安在底下，一住了氣，就燒半年也不得氣上的。他說八戒不好蒸，安在底下，不是離兒是蒸的？」八戒道：「哥啊，依你說，就活活的弄殺人了！他打緊見不上氣，擡開了，把我翻轉過來，再燒起火，弄得我兩邊俱熟，中間不夾生了！」（七十七回）

……那老妖又叫安排酒席與公主陪禮壓驚。吃酒到半酣，老妖忽的又換了一件鮮明的衣服，取了一口寶刀，佩在腰裏，轉過手，摸着公主道：「渾家，你且在家吃酒，看着兩個孩兒，不要放了沙和尚。趁那唐僧在那國裏，我也趕早兒去認認親也。」公主道：「你認甚麼親？」老妖道：「認你父王。我是他駙馬，他是我丈人，怎麼不去認認？」公主道：「你去不得。」老妖道：「怎麼去不得？」公主道：「我父王不是馬掙力戰的江山，他本是祖宗遺留的社稷。自幼兒是太子登基，沒有你這等兇漢。你這嘴臉相貌，生得這等醜陋，若見了他，恐怕嚇了他，反爲不美，卻不如不去認的還好。」老妖道：「既然如此說，我變個俊的兒去便能。」公主道：「你試變來我看。」好怪物，他在那酒席間，搖身一變，就變做一個俊俏之人。……公主見了，十分喜歡，那妖笑道：「渾家，可是變得好麼？」公主道：「變得好！歡得好！你這一進朝啊，我父王是親不滅，一定着文武多官留你飲宴，倘吃酒中間，千仔細，萬萬個小心，卻莫要現出原嘴臉來，露出馬脚，走了風訊，就不斯文了。」老妖道：「不消吩咐，自有道理。」（第三十回）

……好大聖，急縱祥光，躲離河口，徑赴南海。那裏消半個時辰，早望見落伽山不遠。低下雲頭，徑至普陀巖上，只見那二十四路諸天與守山大神，木叉行者，善財童子，捧珠龍女，一齊上前，迎着施禮道：「大聖何來？」行者道：「有事要見菩薩。」衆神道：「菩薩今早出洞，不許人隨，自入竹林觀戲。知大聖今日必來，吩咐我等在此候接大聖，不可就見，請在翠巖前聊坐片時，待菩薩出來。」……行者久等不見，心焦道：「列位與我傳報一聲，若遲了，恐傷吾師之命。」諸天道：「不敢報。菩薩吩咐，只等他自出來哩！」行者性急，那裏等得，急抄步往裏便走。噫——

這個美猴王，性急能講薄，諸天留不住，要往裏邊躡。拽步入深林，睜眼偷窺着。遠觀救苦尊，盤坐襯幾若。懶散怕梳裝，容顏多綽約。散挽一窩絲，未曾戴纓珞，不掛素藍袍，貼身小襖縛。漫腰束錦裙，赤了一雙腳。披肩袖帶無，精光兩臂膊。玉手執鋼刀，正把竹皮削。

行者見了，忍不住厲聲高叫道：「菩薩，弟子孫悟空志心朝禮！」菩薩教：「外面候候。」行者叩頭道：「菩薩，我師父有難，特來拜問通天河妖怪根源。」菩薩道：「你且出去，待我出來。」行者不敢相強，只得走出竹林，對衆諸天道：「菩薩今日又重置家事哩。怎麼不坐蓮臺，不妝飾，不喜歡，在林裏削篾做甚？」諸天道：「我等卻不知。」不多時，見菩薩手提一個紫竹籃兒，出林道：「悟空，我與你教唐僧去來。」行者慌忙跪下道：「弟子不敢催促，且請菩薩着衣登座。」菩薩道：「不消着衣，就此去也。」那菩薩放下諸天，縱祥雲騰空而去。孫大聖只得相隨。頃刻間，到了通天河界。八戒與沙僧看見道：「師兄性急，不知在南海怎麼亂嚷亂叫，把一個未梳妝菩薩逼將來也。」（第四十九回）

是書以故事情節爲主而人物個性描寫次之，故寫諸精魅，則亦大致相類。唐僧師徒四人，着力描寫者，亦惟孫行者豬八戒二人而已。唐三藏已感平平，沙和尚即不甚顯，緣作者全力已用於說故事，故無暇旁及也。然以論孫行者豬八戒，則誠虎躍龍騰，饒有生氣，二人性行各異，相襯而益彰。好食懶三字，足以盡八戒之個性矣，反每爲其師所迴護，以知良知之易溺也，猴行者之幾縱放逐也。忠而見讒，信而被謗，則屈子之悲，寧非古今所同乎！作者於此亦懷感深矣，吾人但賞其描狀之滑稽，正不知尚有幾許涕泗滂沱於中也。

近人馮沅君於所著古劇說彙頁一七三云：「唱經文與變文，因爲是散文與詩混合成的，故可說可唱。由此分化下來，月以唱爲主的，爲劇曲，而

諸宮調附焉；有以說爲主的，爲平話，長篇章回小說應是平話的變種。」於本書中猶每見其遞嬗之跡。

……女怪解衣，賣弄他肌膚；唐僧歛衽，緊藏了繃肉粗皮。女怪道：「我枕剩衾閑何不睡！」唐僧道：「我頭光眼異怎相陪？」那個道：「我願作前朝柳翠翠，」這個道：「貧僧不是月團圓。」女怪道：「我美若西施還 娜。」唐僧道：「我越王因此久埋屍。」女怪道：「御弟你記得『寧教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唐僧道：「我的真陽爲至寶，怎肯輕與你這粉骷髏？」（第五十五回）

……長老高聲讚歎，不覺的驚動寺裏之人。那裏邊有一個侍奉香火道人，他聽見人語，扒起來，拾一塊斷磚，照鐘上打將去。那鐘響的一響，把個長老說了一跌；掙起身來要走，又絆着腳跟，撲的又是一跌，長老倒在地上，擡頭又叫道：「鐘啊！貧僧正然感歎你，忽的叮嚀響一聲，想是西天路上無人到，日久多年變作精。」（第八十回）

此等於散文中夾韻語的寫法，見於金瓶梅詞話者亦多，附誌一則於此，明源流之所同趨也。

……月娘道：「姥姥，生受你，怎道哩纔來？」蔡老娘道：「你老人家聽我告訴：我做老娘姓蔡，兩隻兒能快。身穿綠絳香紅，各樣簪兒戴，嵌絲環子鮮紅，閃黃手帕符條。入門利市花紅，生下就管待。不拘貴宅嬌娘，那管皇親國太。教他任意端詳，被他褪衣剝割。橫生就刀割，難產須將頭搗。不啻帶胞衣，急忙用手撕攔。活時來洗三朝，死了走的偏快。因此願主偏多，請的時常不在。」（金瓶梅詞話，中國文學珍本叢書本，卷八，頁九四八）

西遊記既流行於民間，故亦恒有續作。後西遊記六卷四十回，不題撰人。「中謂花果山復生石猴，仍得神通。輔大顯和尚賜號半偈者復往西天，虔求真解。途中收豬一戒，得沙彌，且遇諸魔，屢陷危難，願終達靈山，得解而返。」行文造事並遜西遊，當非與承恩作矣。又有續西遊記，未見，西遊補所附雜記有云：「續西遊摹擬逼真，失於拘次，添出比丘靈虛，尤爲蛇足。」知亦不過續貂之作耳。

西遊補十六回，烏程董說作，說字若雨，生於萬曆庚申（一六一〇），幼即穎悟，十三入泮。遠見中原流寇之亂，遂絕意進取。明亡，祝髮于靈岩，名曰南潛，號月函，三十餘年不履城市。是書叙孫悟空於「三調芭蕉扇」之後化齋爲鱸魚所迷，漸入夢境，擬尋秦始皇借驢山鈴，驅火饑山，徘徊之間，進萬鏡樓，乃大顛倒，或見過去，或求未來，忽化美人，忽化閻羅，得虛空主人一呼，始離夢境，由是破除情根，悟通大道。「其造事遺辭，則豐瞻多姿，恍忽善幻，奇突之處，時足驚人，間以俳諧，亦常俊絕，殊非同時作手所敢望也。」（完）



磁

(下)

麥 芳 嫻

(九)

兩天，
這是帶着雷電的夏季的雨天。
我又守着我的靜謐的房子。孤寂絞痛我的可憐。
從抽屜取出淑德最後留下的信。是一張千把字的遺書，從那筆調與字跡看來，自開始到末後，大概繼續寫了半個多月；可算她留在人間最後幾天的日記。

冷：死神已降臨在我的周身，讓我寫下幾個字留給你。
遺書開始這樣寫着。

我沒有痛哭，只是內心常湧起一些悲恨，因為我再不能為那廣大的群眾，再拿出一點力量！

在沒有陽光而陰顯的牆角，我看到美麗的憧憬向你湧近
你笑着，伸出雙臂來擁抱它。
我也笑了。

看到這里，給我感到更大的悲痛，一直到死，她還是做着夢。不，她不時覺幻，她是勉勵我。

在另一天，她去繼續寫：

這個時候我已深深體會到：
一個偉大工作的完成，是要以幾個年代的許多人的血汗溶合起來，才能成功。

也許，你不能完成我們的工作。
可是，你要廣泛地鼓蕩每一個有作為的青年人。

在另一張紙，她又寫：

幾天來，我吃不下東西，臉色大概更慘白了。到黃昏臉頰隱隱發燒。
昨夜，又咯了幾口血。沒有燈光，看不出它的鮮紅的血色，只是腥昧

揚溢在狹小而黑暗的房子。
又一天寫：

早晨精神稍為清醒，我又開始寫起字來，我是伏在床上寫的。因為身體再沒有友坐的力量。

甚至一雙皮包着骨的手臂也只剩下僅有一點力。寫得久點，也支持不住。

她是把最後僅有的力量來寫完這遺書，多寶貴呵！後來寫：

「過去許多風雨的日子，該會使你驚駭，但你不能懼怕，還有更多的風雨要去擔擋。

「一個血氣方剛的青年人，總不甘寂寞的呀！

「M城的夜，的星，的月，以及許多樸實，可愛的人民……還不會從我的腦子消逝。

「我更沒有遺忘：

那一個嚴冬的深夜，被解雇的工人燒毀棉紗工廠的事。

「紡織工業是中國民族工業的代表，應當培育它才是，但在大老板的操縱下，它是變成了剝削工人的器具。

「饑餓的力量，終於使群眾怒吼了！

「我又笑起來，回憶給我帶來狂歡與安慰。

在另一頁她又寫：

「照在牆角的月色，銀白的閃耀着，我想牆外被沐浴在銀白的月色下的土地，一定更為可愛。

「一個生命將毀滅之前，越覺得它的可貴。在這樣的月夜，我還是擷頭看我的書。

「在逝去的日子的月夜，我們走在凄寂的街，河邊，還有接近野郊的林子裏。我們的歌聲，笑聲蕩揚在月下的郊野。

「風吹動我們的頭髮……在草地上，我假着你，傾聽事故天春的你……

這該不是夢吧，

「但現在却成了一個再不能逐得到的夢呵，回憶常常同時帶來苦痛與甜蜜。」

「另一天，她寫：

「昨晚，我夢見母親俯在我的床邊痛哭，她哭得沙啞，她的冰冷的手撫摸我的身體。」

「我昏昏半醒似的，只是流着淚，再說不出一句話來安慰母親；喉嚨就好像被什麼哽咽住。」

「我不相信那夢是真的。」

「也許，在墳土里的母親知道我在人間遭到的慘苦。」

「我又重溫母親的愛。」

「早晨，我還抹着眼淚！」

最後她寫：

「我沒有遺忘留在外祖父家的華妹，她該很健康吧！」

「我想，她該可以代替我來做你的忠實的朋友。」

「她天真，好動，年輕，還要你好好培育她，使她永為你的伴侶。」

「在M城你們第一次見面就像一見如故，一樣的親熱起來。」

「早就沒有爸媽的華妹，如今要失掉她唯一的姊姊。她像迷途的羔羊，在荒涼的郊原呼號求救！」

「冷，你伸出援救的手來吧，我把華妹交託你。」

我感激你，永遠！

尤 淑 留

X月X日

這遺書是用許多方法才遞到我的手里。

它常陪伴在我的身邊，在苦痛時，它是我唯一的安慰者，它有憎恨，

有愛，有理想，有笑，有哭，有悲痛，有春天的故事。……

(十)

夜來，雨下得更大。

傍晚，二哥和淑華出去參加X公司總經理的宴會。

我決定離開這里，匆匆給二哥留下一封信。

我寫着：

「二兄：我決定搭輪返梓。我像心血來潮似的，想起在家鄉的母親太寂寞，我要陪伴她。」

「晚上快搭班快車赴X港，時間匆促得很，來不及再會晤，內心倒有點難受，可是來日方長，會見機會還多。」

淑華是從她的亡姊淑德交付給我，因為她年青幼稚，要我好好教養她。如今是已是不可能了，但我相信你。我把淑華轉交給你，勞你來完成淑德鄭重的交付。

我感激你，

也許我不再到這美麗的寶島，你該會接受我的要求。

我永遠不會遺忘你的恩惠。

淑華不另我祝福你們！

冷 弟 留

X月X日

我寫得多麼虛偽呵，幾乎每一句，每一個字都不是我所要寫的。最後一句，更含着無限多的忌恨！

我把信加上信封後，給它留在二哥的寫字桌。

是九點多鐘光景，急忙地收拾一點東西。

我帶了手提皮箱打後門出去。雨夜的街耀着燈光，減少雨夜的寂寞；

偶然也有幾個行人。

內心為一股熱氣所激衝，彷彿解脫一個窒悶的樊籠一樣的興奮。

好容易招來一把人力車，說明了目的地便躍上去。

到林的家，林剛要到報社去。他不明我的來意。

我不想這個時候告訴他，用手帕默默拭去額上，髮上的雨點。

冷，看樣子你是要到什麼地方去。林問着，他的慘白的臉上浮上一層

疑雲，這都市給你住得厭了吧！

「不」我佯笑，說：「我只到這里，我要接近你，向你學習。」

我不明白你的話。

林坐下來，把雨傘擱在一邊。

林，我不再住在那充滿銅錢氣味的地方。許多不平的事都由金錢造出來。現在，我是解脫那個地方。這個原因，讓我明天告訴你，你快編報

去。

林沒有理解我的話，帶着傘走出去。

夜深，還不能入眠。

雨已住了。

窗格外的黑空耀着幾顆星點。

夜半的叫賣聲從街道傳來。

林做着蝕他的年青的生命的的工作，我為一種苦痛所惱恨，夜裏

者的失眠，二哥的享樂，還有……許多瑣什的事旋動在腦際，使我

眼睛睜得更大。

一九四七，二，九夜脫稿於臺灣大學

商務印書館

徵求

雜誌定戶

一、預定雜誌以半年為限，期內售價如有增加，不再補收。其預定價以台幣計算如左：

名	稱	刊期	零售每冊	半年期數	半年度定價	國內半年掛號費
東方雜誌	月刊	二八〇元	六	一、六八〇元	二〇〇元	
教育雜誌	月刊	二八〇元	六	一、六八〇元	二〇〇元	
文學雜誌	月刊	四二〇元	六	二、五二〇元	二〇〇元	
學	原日刊	二八〇元	六	一、六八〇元	二〇〇元	
新兒童世界	月刊	一四〇元	六	八四〇元	二〇〇元	

二、預定雜誌之平郵寄費，國內免收，國外照收。掛號費最好由定戶照繳以免遺失。

三、預定雜誌之起訖各期，由定戶指定。其未經指定者，由本館自最近出版一期發起。

四、預定之雜誌概由上海直接寄交定戶，以資迅捷。

五、雜誌倘中途停刊，定戶得以餘款掉換等值之其他雜誌。

臺灣分館：臺北市重慶南路

號二灣臺滙郵 社版出方東 路南慶重市北臺

·速希購訂·多無印書· ! 版出續陸書考參學小中

台灣大學工學院教員劉鼎嶽編著
英中對照機械用語新字典 三五〇元
教育部審定初級中學國文(甲編)
初中國文自修輔導
第二冊一〇〇元 第四冊一〇〇元
第六冊一二〇元

台灣省教育會編
國民學校 **國語常識教材研究集**
初小(一)(二)(四)二月中旬出版，初小(六)(八)二月下旬出版，高小(二)(四)三月初旬出版

台灣省教育會編
國民學校 **歷史教材研究集**
高小第二冊二月中旬出版，高小第四冊編輯中

國民學校 **地理教材研究集**
高小第二冊二月初旬出版，高小第四冊編輯中

東方出版社編印
修訂本 **高小國語自修指導**
第二冊(五年用)第四冊(六年用)印刷中

魯迅作：五禽農譯註(現代國語文學叢書)
中日對照 **孔乙己頭髮的故事** (八〇元)
林景元編著 **藥** (七〇元)

升修必備 **小學算術規範** 改訂四版
升修必備 **小學算術規範** 初級 二〇〇元
升修必備 **高中代數總括** (不日出版)

升修必備 **高中三角法** (不日出版)
升修必備 **高中三角法** 公式解法 (不日出版)
升修必備 **三角法試題模範解答** (不日出版)
高小 **算術練習簿** 五年下 (不日出版)
高小 **算術練習簿** 六年下 (不日出版)

臺灣省衛生處許可衛字第一七〇號

各大藥房有售

三老丸

強心益肺化痰

高貴藥材
治咳嗽咯血
乾嗽咽喉疼痛
口咽乾燥胸膈
爵痛酒傷等症
呼吸器病均能
奏效的聖藥也
美味適口

原子錠

蒙各地方醫家推獎

此藥治梅毒
疳瘡或遺傳毒
性及橫節關節
炎等並肛門內
外汚穢穢水流
洩不絕俗謂痔
瘡者絕對斷根
高速度奏效霸
王劑(男女通用)
★百發百中★
伏望各界諸同胞
倘不幸患斯疾者
勿忘原子錠

總批發 新新藥行 製元聲和堂

本刊已依法呈請登記
經中華郵政認為第一種新聞類

刊月「臺灣文化」第三卷第二期
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十五日創刊
民國三十七年二月一日發行
定價一百二十元
郵費貳元
編輯人 楊雲萍
發行人 孫萬枝
發行所 臺灣文化協進會
臺北市中山堂同樓電話三二二四號
振聲臺灣七七八二番